

通志臺經解

□ 12
1411
458





禮記集說卷第一百四十五

三年問第三十八

孔氏曰案鄭目錄云名曰三年問者善其問以知喪服年月所由此於別錄屬喪服

嚴陵方氏曰三年之喪百王之所同問喪者以是爲首故

記喪者以是名篇

三年之喪何也曰稱情而立文因以飾羣別親疏貴賤之節而弗可損益也故曰無易之道也創鉅者其日久痛甚者其愈遲三年者稱情而立文所以爲至痛極也斬衰苴杖居倚廬食粥寢苫枕塊所以爲至痛飾也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哀痛未盡思慕未忘然而服以是斷之者豈不送死有已復生有節也哉

鄭氏曰稱情而立文稱人之情輕重而制其禮也羣謂親

之黨也無易猶不易也復生除喪反生者之事也

孔氏曰此一節問喪三年所由解釋所以三年之意此記者假設其問立文謂立禮之節文也飾謂章表也羣謂五服之親因三年之喪差降各表其親黨也親謂大功以上疏謂小功以下貴謂天子諸侯絕期卿大夫降期以下賤謂士庶人服族其節分明不可損益故曰無易之道引舊語成文也創鉅者鉅大也大則難愈痛甚者喪親傷腎乾肝斬斫之痛既甚故差亦遲立三年之文以表是至痛極者也人子於此二十五月之時悲哀摧痛猶未能盡憂思悲慕猶未能忘而外貌喪服以是斷割若不以是裁斷則送死之情何時得已復古之禮何有限節

嚴陵方氏曰其生也父母有三年之愛於其子及其沒也故子有三年之喪以報之愛所謂情也三年之喪所謂文

也故曰稱情而立文禮以情爲本而以文爲飾故曰因以飾羣羣則莊子所謂人羣是也服君與父皆斬衰三年由父而降則殺焉所以別親疏之節也由君而降亦殺焉所以別貴賤之節也親與貴者不可易而損之疏而賤者不可易而益之故曰弗可損益無易之道也送死者之禮有已復生者之事有節則不以死傷生故也

新安朱氏曰有問喪祭之禮至周公然後備夏商而上想甚簡略荅曰然親親長長貴貴尊尊賢夏商而上大槩只是親親長長之意到周又添得許多貴貴底禮數如始封之君不臣諸父昆弟封君之子不臣諸父而臣昆弟期之喪天子諸侯絕大夫降然諸侯大夫尊同則亦不絕不降此皆貴貴之義上世想皆簡略未有許多降殺貴貴底禮數凡此皆天下之大經前世所未備到得周公搜剔出來立

爲定制更不可易

凡生天地之間者有血氣之屬必有知有知之屬莫不知愛其類今是大鳥獸則失喪其羣匹越月踰時焉則必反巡過其故鄉翔回焉鳴號焉躡躅焉踟躕焉然後乃能去之小者至於燕雀猶有啁噍之頃焉然後乃能去之故有血氣之屬者莫知於人故人於其親也至死不窮

鄭氏曰匹偶也言燕雀之恩不如大鳥獸大鳥獸不如人含血氣之類人最有知而恩深也於其五服之親念之至死無止也

孔氏曰此經明天地之間血氣之類皆所有知至於鳥獸大小各能思其種類況在於人何有窮已

將由夫患邪淫之人與則彼朝死而夕忘之然而從之則是曾鳥獸之不若也夫焉能相與羣居而不亂乎將由夫修飾

之君子與則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若駟之過隙然而遂之則是無窮也故先王焉爲之立中制節壹使足以成文埋則釋之矣

鄭氏曰邪淫之人謂惡人薄於恩死則忘之其相與聚處必失禮也遂之謂不時除也立中制節謂服之年月也釋猶除也去也

孔氏曰此明君子小人不同先王爲之立中人之制節駟謂駟馬隙空隙駟馬駿疾空隙狹小以駿疾而過狹小言急速之甚立中制節立中人之制以爲年期限節也三年一閏天道小成子生三年免於父母之懷故服以三年成文章義理則除去其服釋猶除去也

橫渠張氏曰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此言除之於二十五月之晦爲祥祭又兩月之禫共是二十七月二十七

月之晦爲禫祭據禮鑽燧改火天道一變期可已矣情不可已於是再期再期又不可已於是加之三月是二十七月也況書有明證春秋書祭祀可以考其得禮不得禮山陰陸氏曰言修飾者猶如此況所謂天資忠孝者歟先王爲之立中制節一使足以成文理詩所謂庶見素韜兮聊與予如一兮是矣傳以爲三年之喪賢者之所輕不肖者之所勉人道之至文者也情極則文至然則何以至期也曰至親以期斷是何也曰天地則已易矣四時則已變矣其在天地之中者莫不更始焉以是象之也鄭氏曰言三年之義如此則何以有降至於期也期者謂爲人後者父在爲母也至親以期斷言服之正雖至親皆期而除也又問服斷於期之義言法天地變易可以期也

孔氏曰上節旣稱爲父母三年此一節釋爲期之義莫不更始言天地之中動植之物無不於前事之終更爲今事之始以是象之言以人事法象天地故期年也今檢尋經意父母本意三年何以至期者但問其一期應除之義故荅曰至親以期斷是明一期可除之節故禮期而練男子除經婦人除帶下文云加隆故至三年是經意不據爲人後及父在爲母期鄭之此釋恐未盡經意

然則何以三年也曰加隆焉爾也焉使倍之故再期也由九月以下何也曰焉使弗及也故三年以爲隆總小功以爲殺期九月以爲閒上取象於天下取法於地中取則於人人之所以羣居和壹之理盡矣

鄭氏曰法此變易可以期何以乃三年爲也言於父母加隆其恩使倍期也焉猶然也焉使弗及言使其恩不若父

母也取象於天地謂法其變易自三年以至總皆歲時之數言既象天地又足以盡人聚居純厚之恩也

孔氏曰焉使弗及焉亦然也使恩隆不及於期也五月不及九月三月不及五月轉相不及也隆謂恩愛隆重殺謂情理殺薄間是隆殺之間天地之氣三年一閏是三年取象於一閏天地一期物終是一期取象於一周九月象陽數又象三時而物成也五月象五行三月象天地一時而氣變此五服之節皆取法天地也子生三年免於父母之懷故服三年人之一歲情意變改故服一期九月五月三月亦逐人情而減殺是中取則於人既法天地與人三才並備故能調和羣衆聚居和諧專一義理盡備矣嚴陵方氏曰言服之正雖至親皆以期而除至於倍之而再期者特加隆於父母而已天以有所垂故曰取象經言

天垂象是矣地以有所效故曰取法易言效法之謂坤是矣人以有所作故曰取則書言明哲實作則是矣然而喪或以三月或以五月或以九月或以期年或以三年喪凶禮也乃以陽數之奇何哉蓋陰所以致死陽所以致生死而致生之者孝子不忍死其親之意也

山陰陸氏曰焉是也知然者以春秋傳曰晉鄭焉依國語作是知之也

故三年之喪人道之至文者也夫是之謂至隆是百王之所同古今之所壹也未有知其所由來者也孔子曰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達喪也

鄭氏曰言三年之喪喪禮之最盛也不知其所從來喻此三年之喪前世行之久矣達謂自天子至於庶人孔氏曰此一節重明三年之義言於人道之中至極文理

之盛人恩之至極隆厚也孔子曰引論語之文案易繫辭
云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樹喪期無數
尚書云百姓如喪考妣三載此云不知所由來者但不知
定在何時唐虞以前喪服與吉服同皆以白布爲之故郊
特牲云齊則緇之若不齊則皆用白布至三代吉凶異也
馬氏曰中庸曰期之喪達乎大夫三年之喪達乎天子父
母之喪無貴賤一也然而世衰道微紐於習俗故雖宰我
親受業於孔門猶曰三年不爲禮禮必壞三年不爲樂樂
必崩鑽燧改火期可已矣雖聖人之善誘亦無如之何姑
曰於汝安乎汝安則爲之蓋人情之大不美也如此亦豈
可以強率以從先王之制哉嗚呼常人之所行而宰我乃
獨以爲異固孔子所不取禮之所載三年問者豈亦當時
之人疑此爲重歟故曰凡天地之間有血氣之屬大至於

鳥獸小至於燕雀莫不知愛其類又況於人乎其曰三年
之喪人道之至文百王之所同古今之所一則爲此書者
亦有爲而作也

深衣第三十九

孔氏曰案鄭目錄云名曰深衣者以其記深衣之制也深
衣連衣裳而純之以采者素純曰長衣有表則謂之中衣
大夫以上祭服之中衣用素詩云素衣朱襮玉藻曰以帛
裏布非禮也士祭以朝服中衣以布明矣此於別錄屬制
度其長衣中衣及深衣其制度同玉藻曰長中繼揜尺若
深衣則緣而已故玉藻云朝玄端夕深衣庶人吉服亦深
衣皆著之在表也其中衣在朝服祭服喪服之下知喪服
亦有中衣者檀弓曰練衣黃裏注云練中衣以黃爲內是
也但喪服中衣不得繼揜尺也故喪服儀云帶緣各視其

冠注云緣如深衣之緣是喪服中衣用深衣則深衣緣之以采故下云具父母大父母衣純以纁以青之屬也唯孤子深衣純以素但以緣而已不與長衣同其吉服中衣亦以采緣其諸侯得綃黼爲領丹朱爲緣郊特牲云綃黼丹朱中衣大夫之僭禮則知大夫士不用綃黼丹朱但用采純而已矣無文以明之其長衣以素緣知者若以采緣則與吉服中衣同故知以素緣也若以布緣則曰麻衣知用布緣者以其稱麻衣故知也其喪服之中衣其純用布視冠布之麤細至葬可以用素緣也練則用纁也其詩之麻衣則與此別彼謂吉服之衣也所以此稱深衣者以餘服則上衣下裳不相連此深衣衣裳相連被體深邃故謂之深衣

藍田呂氏曰此篇純記深衣之制度而已古者衣裳殊制

所以別上下也唯深衣之制衣連裳而不殊蓋私燕之服爾如冠之法冠武殊制至於居冠則屬武而不殊皆所以尚簡便也雖曰簡便不可以無法故有五法之象

長樂陳氏曰先王嚴分守一道德常見於形名度數之間而分守已嚴道德已一常寓於服飾器械之際蓋衣服者近人而易曉者也故作服而無其法則不足以爲法服故深衣或圓或直一以天制或方或曲一以地制而崇之爲三才卑之爲三極莫不并與其精微之意以示之此深衣之所由作也所謂深衣不特以被體之深邃有以異乎常是故謂之深而自其理而觀之則深之又深極其精焉豈衆人之所能測歟

嚴陵方氏曰經曰有虞氏深衣而養老傳曰庶人服短褐深衣則自天子至于庶人皆服之也以其義之深名之

馬氏曰詩曰麻衣如雪間傳曰大祥素練麻衣喪服記曰公子爲其母麻衣繅緣而先儒皆以深衣言之蓋諸侯夕深衣則詩所謂麻衣者夕服也公子爲其母小功則記所謂麻衣者小功服也小功緣以繅則大祥緣以布則夕服緣以采矣何則孤子以素則凡孤子者緣以布可也蓋深衣之爲物可以爲文可以爲武可以擯相可以治軍旅在虞以爲燕服故王制曰有虞氏深衣而養老是也在周以爲夕服故玉藻曰朝玄端夕深衣是也又以爲喪服而庶人以爲吉服深衣之用豈施於一哉

山陰陸氏曰冠言邃衣言深亦言之法

古者深衣蓋有制度以應規矩繩權衡短毋見膚長毋被土續衽鉤邊要縫半下

鄭氏曰聖人制事必有法度衣取蔽形毋被土爲汙辱也

續猶屬也衽在裳旁者也屬連之不殊裳之前後也鉤讀如鳥啄必鉤之鉤要縫半下三分要中減一以益下下宜寬也

孔氏曰作記之時深衣無復制度故稱古者規矩繩權衡則制度所應者備在下文深衣之裳十二幅皆寬頭在下狹頭在上皆似小要之衽是前後左右皆有衽也續衽謂所續之衽鉤其旁邊當身之一旁非謂餘衽悉當旁也喪服裳前三幅後四幅各自爲之不相連今深衣裳一旁則連之相著一旁則有續衽掩之與相連無異故鄭云屬連之不殊裳前後也深衣之衽已於玉藻釋之要縫謂要中之縫尺寸闊狹半下畔之闊下畔一丈四尺四寸則要縫半之七尺二寸鄭注據裳之一幅凡布廣二尺二寸四寸爲縫一尺八寸在三分之一分爲六寸減此六寸以益於

下是下二幅有二尺四寸上二幅有一尺二寸故云三分
要中減一以益下下容舉足而行故宜寬也
慈湖楊氏曰短毋見膚長毋被土此言其縱也續衽鉤邊
此言其衡也自旁而數之衽居其端也古之衽今之襟亦
曰袂也深衣屬裳則當續衣之衽使之長與裳齊也上狹
下廣其邊如鉤言其旁曲也於體爲宜玉藻曰衽當旁此
之謂也衽亦修廣矣矧當衣前故首言之喪服言衰衣裳
負適袂祛廣博尺寸靡不備載獨不見所謂襟焉而有衽
二尺有五寸是衽即襟也喪服言衣二尺有二寸襟與衣
齊而衽二尺有五寸何也衰衣帶下尺則衣之長可知袂
幅屬衣之處曰二尺二寸非謂衣之長止於此衣帶下尺
并帶博處共長三尺三寸內闕中八寸偏前以安項衽綴
於前領平衡之下則衽長二尺五寸正其度也通乎喪服

之衽則深衣之衽與衣齊是爲襟昭昭矣郭璞注方言亦
謂衽爲襟鄭康成既誤釋之孔穎達復誤疏之謂深衣十
二幅幅即衽也且援魯莊公以衽受齊餽爲證而深衣之
篇未嘗以幅爲衽又與玉藻衽當旁之文不符蓋孔思不
及此故不知此下廣之衽正足以受餽不爲不寬也古志
四夷左衽喪記斂衣左衽咸謂襟也左傳結衽若訟者結
此衽也古棺有衽是謂小要以鉤邊如衽也古曰衽席席
左斂右斂如衽也詳考衽制無所不通

涑水司馬氏曰案漢書江充衣紗縠禪衣曲裾後垂交輸
如淳曰交輸割正幅使一頭狹若燕尾垂之兩旁見於後
是禮深衣續衽鉤邊賈逵謂之圭蘇林曰交輸如今新婦
袍之衽全幅繒角割名曰交輸裁也釋名曰婦人上服曰
衽其下垂者上廣下狹如刀圭也然則別有鉤邊不在裳

十二幅之數亦斜割使一端闊一端狹以闊者在上狹者在下交映垂之如燕尾有鉤曲裁其旁邊綴於裳之右旁以掩不相連之處

嚴陵方氏曰深衣之作其所由來尚矣故以古者冠篇首袂在前以應規袷在中以應矩縫在後以應繩齊在下以應權衡短毋見膚則其形不褻雖約而不失於儉長毋被土則其物不費雖隆而不過於奢袷袷也與裳相續故謂之續袷裾裳之邊曲以鉤東焉故曰鉤邊玉藻所謂袷當旁是也要縫之博居下齊之半玉藻所謂縫齊倍要是也以縫齊為倍則要縫為半矣此所以互言之

藍田呂氏曰所謂毋見膚毋被土鉤邊半下可以運肘反詘之及肘毋厭脅者言深衣長短寬急之制也應十有二月應規應方應直應平者言深衣之法象也可以為文可

以為武可以擯相可以治軍旅者言深衣之用也純以續以青以素言深衣用純之別也毋見膚不欲褻也毋被土不欲汙也此衣之長短之中也續袷鉤邊此衣之寬急之中也袷者衣裳之旁幅也玉藻所謂袷當旁是也衣之旁幅下殺裳之旁幅上殺上下之袷相續而中曲以是小要取名焉故曰鉤邊

山陰陸氏曰此言縫非言圍言要非言幅也謂若深衣入要半寸其縫齊摺一寸是之謂半下鄭氏謂三分減一益下此續縫為圍要為幅之誤也亦於半下之言礙矣且幅縮縫要與齊皆衡縫深衣應規矩繩權衡若象服雖議於規矩準繩權衡之外可也

袷之高下可以運肘袷之長短反詘之及肘帶下毋厭髀上毋厭脅當無骨者

鄭氏曰袼衣袂當掖之縫也肘不能不出入袂屬幅於衣
詘而至肘當臂中爲節臂骨上下各尺二寸則袂肘以前
尺二寸肘或爲腕帶當骨緩急難爲中也

孔氏曰袼謂當臂之處袂中高下宜稍寬大可以運動其
肘袂二尺二寸肘尺二寸是容運肘也袂之長短反詘之
及肘者袂長二尺二寸并緣寸半爲二尺三寸半除去其
縫之所殺各一寸餘有二尺一寸半在從肩至手二尺四
寸今二尺一寸半之袂得反詘及肘者以袂屬於衣幅廣
二尺二寸身脊至肩但尺一寸也從肩覆臂又尺一寸是
衣幅之畔覆臂將盡今又屬袂於衣又二尺一寸半故反
詘其袂得及於肘也帶若當骨則緩急難中故當無骨之
處此深衣帶下於朝祭服之帶也朝祭之帶則近上故王
藻云三分帶下紳居二焉是自帶而下四尺五寸也

涑水司馬氏曰案袂即今之所謂袖也鄭云屬幅於衣謂
裨於身旁未必皆盡一幅尺二寸也云臂上下各尺二寸
者亦據中人爲率爾如孔所言拘泥太甚況從肩至袂口
二尺二寸半則反詘之過肘矣經以臂之短長布幅闊狹
皆無常準故但云屈之及肘謂袖之短長適與手齊則反
詘及肩自然及肘矣

藍田呂氏曰袼之高下可以運肘袂之長短反詘之及肘
比袂之寬急之中也袼當腋之縫也不二尺二寸則不能
回肘矣袂屬幅於衣詘而至肘則上下各尺二寸矣帶下
母厭髀上母厭脅當無骨者此衣帶高下之中也

嚴陵方氏曰袂長短詘之及肘王藻所謂袼尺二寸是矣
袼也袼也袂也皆衣之名也在脇者則謂之袼在肘者則
謂之袼在末者則謂之袼帶下母厭髀上母厭脅若是則

正當腹間矣深衣燕服也故欲緩急之適如此

馬氏曰服身之章身服之準故視肘以爲袂肘尺二寸袂二尺二寸殺袂以爲袪袪尺二寸三袪以爲要袂尺二寸倍爲二尺四寸三之七尺二寸倍要以縫齊丈四尺四寸也

制十有二幅以應十有二月袂圓以應規曲袷如矩以應方負繩及踝以應直下齊如權衡以應平

鄭氏曰裳六幅幅分之以爲上下之殺袂圓應規謂胡下也袷交領也古者方領如今小兒衣領繩謂袷與後幅相當之縫也踝跟也下齊齊緝也

孔氏曰每幅交解爲二是十二幅也鄭以漢時領皆嚮下交垂故云古者方領似今擁咽故云若今小兒衣領方折之也負繩謂衣之背縫及裳之背縫上下相當如繩之直

非謂實負繩也

涑水司馬氏曰此謂三分其幅狹處占狹處闊處占闊處占二交解斜裁顛倒縫之使狹處皆在上闊處皆在下假使布幅二尺二寸除裁縫外有一尺八寸則狹處六寸闊處一尺二寸是也其人肥大則幅隨而闊瘦細則幅隨而狹要須十二幅下倍於上不必拘以尺寸之數牛領下垂者謂之胡胡下謂從袖口至腋下裁令其勢圓如牛胡也方領如孔所言似三代以前人反如今時服上領衣但方裁之耳案上領衣本出胡服須用結紐乃可服不知古人果如此不也鄭注周禮袷狀如著橫衡之繡潔於項顏師古注漢書繡者結礙也潔繞也蓋爲結紐而繞項也然則古亦有結紐也繡音獲潔音結漢時小兒衣服既不可見而後漢馬援傳朱勃衣方領能矩步注引前書音義曰項

下施衿領正方學者之服也如此似於頸下別施一衿映所交領使之方正今朝服有方心曲領以白羅爲之方二寸許綴於圍領之上以繫於頸後結之或者衿之遺象歟又今小兒疊方幅繫於頸下謂之涎衣亦與鄭說頗相符然事當闕疑未敢決從也後漢儒林傳曰服方領習矩步者委蛇乎其中注方領直領也春秋傳叔向曰衣有衿杜曰衿領會也工外反曲禮曰視不上於衿鄭曰衿交領也然則領之交會處自方即謂衿疑更無他物今且從之以就簡易故以如此論之案衣之背縫謂之袷袷音督

慈湖楊氏曰曲衿如矩以應方衿交領也夫袷衣上古之制也領正方其前平衡故可綴六寸之袷後儒不究古者製衣之始自然之體若是而曰如今中衣邪領之交亦近於方也使古袷衣之領邪則六寸之袷於何所綴之也邪

綴於前領則非正也古初製衣惟取闕中之方以安項爾簡嘗爲方領深衣久則前墜近於今之圓領則後世變而爲圓領亦其勢之自然又變而爲邪領者其當暑之爲歟以是爲中衣不敢以爲表衣人心之靈不敢尚巧而下朴也深衣惟曰抱方時已圓其所負之方歟中古之制歟抑闕中偏前故爲抱方歟後方循頸而勢圓故獨言抱方歟石林葉氏曰謂衿爲方領不知何據以吾考之袷圍以應規不云領曲以應矩而云曲衿如矩以應方則衿與領非一物也張華注朱勃事引漢書音義頸下施衿正方儒者之服則領之外蓋別有衿方折之加於領上此正古深衣之制也故云負繩抱方繩謂背縫之直則抱之宜在胸前若爲交領則當在背何抱之云乎曲禮視不上於衿鄭氏亦以衿爲交領衿當在帶之上所以尊天子若爲交領無

乃大高乎尤可見其非也

藍田呂氏曰衣袂之制有三有侈者自服而侈之袷至袷而侈之朝服以上是也有端者自袷至袷方正而製之玄端素端是也有圜者內殺於袷外殺於袷中則胡下深衣是也欲使行者舉手以爲容儀如規之圜也

長樂陳氏曰十二月者天數也袷圜以應規而圜者天之體曲袷如矩以應方而方者地之象也負繩及踝以應直下齊如權衡以應平而直與平者人之道何以知其然耶玉藻曰戴冕藻十有二旒則天數也蓋天之大數不過十二故月之至於十二而後成歲功猶之深衣也必十二幅而後可以爲衣之良也唯夫衣之數有以合乎天之數此所以爲十二月之應也著不息者天也而袷者動而不息也著不動者地也而衿者靜而不動也孟子曰規矩方圓

之至也而文中子曰圜者動方者靜其見天地之心乎此其意也至於平則不傾也直則不屈也書曰平康正直論語曰人之生也直此又足以見負繩下齊之義也

禮書

嚴陵方氏曰袷在前以動而致用故欲圜圜者動故也袷在中以靜而成體故方方者靜故也及踝謂至足之跟也下齊謂在下之緝也

山陰陸氏曰日月有常焉應是而已深衣之裳也深衣衣不殊上下裳不殊前後故也知然者以言十有二幅以應十有二月有言負繩及踝以應直知之也

故規者行舉手以爲容負繩抱方者以直其政方其義也故易曰坤六二之動直以方也下齊如權衡者以安志而平心也

鄭氏曰行舉手謂揖讓也引易言深衣之直方應易之文

也政或爲正心平志安行乃正或低或仰則心有異志者歟

孔氏曰所以袂圓中規者欲使行者舉手揖讓以爲容儀如規也負繩背之縫也抱方領之方也以直其正解負繩以方其義解抱方記者旣明方直之義故引坤卦之六二直方以證之裳下之齊如權之衡低仰平也

長樂陳氏曰於規言手則袷爲頸下齊爲足踝爲膝可知也於直方言坤之六二則安志平心者爲泰之無平不陂而舉手以爲容者亦乃乾之反復其道可知也蓋先王之法類多如此要在考之也然豈特此也義所以行己也政所以正人也行己以義貴於方故於義言方而正人以政則貴於直故於政言直易曰義以方外傳曰枉己者未有能直人者是也若夫志譬則權也心譬則衡也衡之低昂

皆權之輕重則心之平傾由志之安危此所謂安其志而平其心焉

嚴陵方氏曰規矩者方圓之體方圓者規矩之用自曲袷如矩以應方而下皆上言體下言用唯袷圓以應規則上言用下言體何哉蓋袷之圓也非其體然及舉手以爲容則圓爾乃其用然也上言如矩而後言負繩者以衣之先後爲之序也下言負繩而後言抱方者以易之直方爲之序也且制十有二幅以應十有二月者仰觀於天也直其政方其義者俯察於地也袷之高下可以運肘者近取諸身也以應規矩繩權衡者遠取諸物也若是則制度固已深矣謂之深衣豈爲過

山陰陸氏曰規乾之事也若所謂動容周旋中禮至矣下以亦善言規據以直其政以安志而平心言以在上負繩

內也抱方外也凡向以後爲內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案邾子執玉高其容仰魯公執玉卑其容俯君子於此觀禍福則如權衡豈可少哉

五法已施故聖人服之故規矩取其無私繩取其直權衡取其平故先王貴之故可以爲文可以爲武可以擯相可以治軍旅完且弗費善衣之次也

鄭氏曰五法已施聖人服之言非法不服也完且弗費言可苦衣而易有也深衣者用十五升布鍛濯灰治純之以采善衣朝祭之服也自士以上深衣爲之次庶人吉服深衣而已

孔氏曰以其完牢可苦事衣著以白布爲之不須黼黻錦繡是易有也雜記云朝服十五升此深衣與朝服相類故用十五升布鍛濯灰治謂打洗鍛濯用灰治理使和熟也

然則喪服麻衣雖似深衣之制不必鍛濯灰治以其雜凶故也案玉藻諸侯夕深衣祭牢肉又大夫士朝玄端夕深衣是深衣爲朝祭之次服也諸侯之下自深衣以後更無餘服故知是庶人之吉服喪服有衰裳包貴賤上下無差亦明庶人吉服乃深衣也

藍田呂氏曰深衣之用上下不嫌同名吉凶不嫌同制男女不嫌同服諸侯朝朝服夕深衣大夫士朝玄端夕深衣庶人衣吉服深衣而已此上下之同也有虞氏深衣而養老諸侯大夫夕皆深衣將軍文子除喪而受越人弔練冠深衣親迎女在塗壻之父母死深衣縞總以趨喪此吉凶男女之同也蓋深衣者簡便之服雖不經見推其義類則非朝祭皆可服之故曰可以爲文可以爲武可以擯相可以治軍旅也

長樂陳氏曰文事則有冕弁服武事則有韋弁服而深衣次之先儒以善衣爲朝祭之服蓋舉一端明之也然則深衣所以異於餘服者不特衣裳連餘服幅前三後四深衣則十二幅矣餘服之帶三分帶下紳居二焉深衣之帶則當無骨者矣

嚴陵方氏曰五法則規矩繩權衡也五法之所取無非至公然必以規矩言無私者以規矩之方圜有天地之象焉其無私爲足道故也聖人以德言先王以位言有德足以稱之故服之有位足以作之故貴之端冕則有敬色所以爲文介冑則有不可辱之色所以爲武然而端冕可以爲文而已且不可以爲武介冑可以爲武而已且不可以爲文兼之者唯深衣而已然可以爲文非若端冕可以視朝臨祭也特可以贊禮而爲擯相而已可以爲武非若介冑

可以臨難折衝也特可以運籌而治軍旅而已制有五法故曰完其質則布其色則白故弗費吉服以朝祭爲上燕衣則居其次故曰善衣之次善衣吉服也

馬氏曰五物者以其極至而可以爲法於天下也故聖人之作深衣必應規矩繩權衡者以謂被於一身之間而可以爲萬事之則故視其服者知其道觀其容者知其德輕重曲直方圜必來取法而不可欺矣此篇之制度所以爲詳也制十有二幅以應時袂圓以應天袷方繩直以應地應天以合自然應地以明不息應時則設施先後莫不有序及其歸也要在安志平心而已

具父母大父母衣純以續具父母衣純以青如孤子衣純以素純袂緣純邊廣各寸半

鄭氏曰尊者存以多飾爲孝續畫文也三十以下無父稱

孤純謂緣之也緣袂謂其口也緣錫也緣邊衣裳之側廣各寸半則表裏共三寸矣唯袷廣二寸

陸氏曰大父母祖父母也

唐陸朗

孔氏曰具父母父母俱在也大父母則亦然也若其不具一存一亡不必純以續也唯有父母而無祖父母故飾少而純以青若無父母唯祖父母在亦當然也純其袂緣則袂口也非是口外更有緣也緣字讀如錫謂深衣下緣也故既夕禮云明衣緇緹緹鄭注云在幅曰緹在下曰錫藍田呂氏曰爲人子者常言不稱老大孝終身慕父母故髮彼兩髦盡孺子之飾以致孺子之慕焉具父母大父母安可不盡孺子之飾故純以續髮髦之義也大父母不存雖具父母純以青者有所殺也父母存衣冠不純素至於孤子則純素可也三十以下無父可以稱孤故曰幼而無

父曰孤若三十以上有爲人父之道不言孤也

長樂陳氏曰具父母大父母純以續備五采以爲樂也具父母純以青體少陽以致敬也孤子純以素存凶飾以致哀也小功純以緇則大祥緣以布吉時夕服緣以采嚴陵方氏曰續會五采青則飾之殺也與青青子衿同義孤子以素者無事乎飾也袂緣者袂與緣也衷口謂之袂裳下謂之緣衣側謂之邊其純皆寸半三五之數也

禮記集說卷第一百四十五

後學 成德 校訂

禮記集說卷一百四十六

投壺第四十

孔氏曰案鄭目錄云名曰投壺者以其記主人與客燕飲講論才藝之禮此於別錄屬吉禮亦實曲禮之正篇是投壺與射爲類此於五禮宜屬嘉禮也或云宜屬賓禮

藍田呂氏曰投壺射禮之細也射者男子之所有事因而飾之以禮樂也古者諸侯之射也必先行燕禮卿大夫士之射也必先行鄉飲酒之禮因燕禮之間且以樂賓且以習容且以講藝也投壺者不能盡於射禮而行其節也庭之脩廣或不足以張侯置鵠賓客之衆或不足以備官比耦則是禮也弧矢之事雖不能行其容體比於禮其節比於樂志正體直審固而求中所以觀德者猶在此先王所以不廢也壺之爲器所以實酒而置之席間者也原其始

也必以燕飲之間謀以樂賓或病於不能爲射也舉席間之器以寄射節焉此投壺所由興也

清江劉氏曰古者投壺之禮主人以賓燕而後投壺也燕禮之輕者也輕則易易則褻褻則慢酒之禍恒由此作君子惡其慢以褻也爲壺矢以節其禮全其歡也君子之於人有以歡之必有以禮之有以禮之必有以樂之有以樂之必有以言之賓者所法也非法人也所養也非養人也主人奉矢以親之卑其身以事賢也主人之請不怠賓三辭不煩尊禮重樂之義也尊禮則敬重樂則和敬以和故上下能相親也君子所以異乎人者其唯易事而難悅乎不褻其接所以致難悅也主人拜送賓辟賓拜受主人辟授受之禮也授受者人道之大也不可以不敬也拜以敬之也勝飲不勝者罰也辭不曰罰而曰養者不尚人以勝

不恥人以不能也飲曰賜灌不恥過也不忌人以勝已也故尚人以勝則矜恥人以不能則怨自恥其過則忿忌人以勝已則對矜以怨忿以對此辨訟之所由作也勝者有爵貴也有馬富也內不失其樂外不失其功然後富貴可保也投順爲入不順雖入不釋明順而後有功也樂以矚首以順爲節也侍於先生長者不角不擢馬以順爲禮也順爲功故弗非也順爲節故節可守也順爲禮故不悖也故曰古之君子不必相與言也以禮與行示之而已矣詩云示我顯德行此之謂也

長樂陳氏曰投壺之籌曰矢勝筭則曰馬贊其禮則以司射實其筭則以射中弦其詩則以射節之矚首鼓其節則以射鼓之半而釋筭數筭勝飲不勝皆與射禮相類則投壺亦兵象也蓋兵凶戰危人情之所惡飲酒相樂人情之

所欲先王因其所欲而寓其所惡於其中使樂之不憚則平日之所習乃異日之所用也昔晉侯與齊侯宴投壺祭遵臨戎雅歌投壺然則投壺之樂其間於貴賤軍國之間乎其用鹿中者投壺輕於射禮故用中之下禮而已鄭氏謂鹿中者大夫之禮是以射禮言投壺也恐不必然馬氏曰古之君子游於藝者莫重於射其次則投壺故投壺之禮多取於射之義其行禮之人則有主有賓有司射有弦者有酌者其行禮之物則有壺有矢有中有筭有馬以投壺之制而考於鄉射禮升降上下周旋進退大抵相似而投壺爲簡而已然而參用燕鄉之禮故先儒謂說履升堂乃請投壺也

嚴陵方氏曰壺之制主爲酒投壺之壺其形如之故亦謂之壺春秋之時晉侯齊侯嘗講是禮然以卜與衰焉蓋失

先王之禮意矣

金華應氏曰壺之爲器所以實酒而置之席間者也春秋傳曰尊以魯壺周官曰其朝獻用兩壺禮器曰五獻之尊門內缶門外壺則壺亦稍大矣原其始也必於燕飲之間謀以樂賓或病於不能射也舉席間之器以寄射節焉投壺以爲樂猶擊缶以爲樂也以所飲之壺寓所投之矢制禮者因爲之節文且用樂以宣達其情此投壺所由興也投壺之禮主人奉矢司射奉中使人執壺

鄭氏曰矢所以投者也中士則鹿中也射人奉之者投壺射之類也其奉之西階上北面孔氏曰自此至曰辟一節論燕禮脫屣升堂之後主人請投壺於賓賓辭許及賓主受矢之節主人阼階之上西面奉持其矢司射奉中中謂受筭之器案鄉射禮司射升自

西階階上北面此奉中亦然使人執壺謂主人使人執所
投之壺於司射之西北面所以皆在西階上者欲就賓處
也唯云使人不言官者以賤略之也凡行禮統於主人雖
俱在西階而當尊東故燕禮大射宰夫代公爲主人與賓
俱升西階而主人在東也鄉射記云大夫兕中士鹿中此
篇是大夫士之禮鄭不云兕中略之也知是大夫士禮者
以經云主人請賓是平敵之辭若諸侯則燕禮大射每事
云請於公不云主人請賓也非諸侯禮而經云奏糴首者
別取燕飲之義非謂尊卑之詩其諸侯相燕亦有投壺故
左傳云晉侯與齊侯燕投壺然則天子亦有之但古禮云
無以知也其中之形刻木爲之狀如兕虎而伏背上立圈
圈以盛筭

嚴陵方氏曰矢將以授賓故主人奉之中將以待獲故司

射奉之壺將以待投故使人執之而已曰使人則不必有
攸司也夫人而爲之可也中或以鹿或以兕或以虎或以
間或以皮樹皆刻木以象其形鑿其背以盛筭必象獸形
者則以服猛爲義因而爲隆殺焉亦猶侯用虎豹之類爾
必謂之中者射以中爲善故盛筭之器因以爲名投壺亦
用射之中者以其爲射之類亦以中爲善故也奉之使司
射所投謂之矢皆以是而已

主人請曰某有枉矢哨壺請以樂賓賓曰子有旨酒嘉肴某
既賜矣又重以樂敢辭

鄭氏曰燕飲酒既脫屣升堂主人乃請投壺也否則或射
所謂燕射也枉哨不正貌爲謙辭

孔氏曰枉謂曲而不直哨謂哨峻不正賓稱主人設酒肴
以待已某既受主人之賜矣又請投壺樂已足重以樂

也案燕禮取俎以出卿大夫皆降賓反入及卿大夫皆脫屨升就席羞庶羞之後乃云若射則大射正爲司射故鄭知請投壺亦在脫屨升堂之後若鄉射之禮則在飲酒未旅之前爲射以其詢衆庶禮重故早射異於燕射也

嚴陵方氏曰矢以直爲善壺以正爲善

主人曰枉矢哨壺不足辭也敢固以請賓曰某旣賜矣又重以樂敢固辭主人曰枉矢哨壺不足辭也敢固以請賓曰某固辭不得命敢不敬從賓再拜受主人般還曰辟主人阼階上拜送賓般還曰辟

鄭氏曰固之言如故也言如故辭者重辭也不得命不以命見許賓再拜受拜受矢也主人旣辟進受矢兩楹之間也拜送送矢也辟亦於其階上

孔氏曰賓旣許主人投壺賓乃於西階上北面再拜還受

矢也主人見賓拜乃般曲折還謂賓曰今辟而不敢受言此者欲止賓之拜也於是賓及主人皆來兩楹之間相就俱南面主人在東接矢與賓主人復歸阼階上北面拜送矢賓亦歸西階上般還而告主人曰今辟而不敢受此言亦以止主人拜也知皆北面者案鄉飲酒鄉射拜受爵送爵北面故也熊氏云以拜時般還或可東西面相對又以曰辟者是贊者來辭告主人及賓言曰辟義亦通也藍田呂氏曰投壺之禮主人奉矢三請賓賓三辭而後許拜受拜送皆般還以辟有加於射禮者不敢以禮殺而紓吾敬也燕樂而不淫禮殺而敬不衰此德所以修交所以久也

已拜受矢進即兩楹間退反位揖賓就筵司射進度壺間以二矢半反位設中東面執八算興

鄭氏曰主人既拜送矢又自受矢進即兩楹間者言將有事於此也退乃揖賓即席欲與偕進明爲偶也賓席主席席皆南鄉間相去如射物度壺度其所設之處也壺去坐二矢半則堂上去賓席邪行各七尺也反位西階上位也設中東面既設中亦實八筭於中橫委其餘於中西執筭而立以請賓俟投

孔氏曰此經明賓主受矢之後就投壺之筵及進度壺并筭之節主人拜送矢之後主人贊者持矢授主人主人於阼階受矢既受矢之後來就兩楹間看投壺處所乃却退反阼階之位面西揖賓令就投壺之筵相對爲位而共投壺也進度壺者司射於西階上執壺之人處受壺乃東嚮來賓主筵前進量度其壺置於賓主筵南也投壺有三處室中堂上及庭中也日中則於室日晚則於堂大晚則於

庭各隨光明故也矢有長短隨地廣狹室中狹矢長五尺堂上稍廣矢七扶庭中大廣矢九扶四指曰扶扶廣四寸五扶則二尺七扶則二尺八寸九扶則三尺六寸雖矢有長短亦隨地廣狹而度壺皆使去賓主之席二矢半也室中去席五尺堂上則去席七尺庭中則去席九尺司射度壺既畢反還西階上位取中稍進東南而設中也於中西東面手執八筭而興起其中裏亦實八筭鄭注知席相去如射物者以投壺是射之類也物謂射者所立之處物長三尺闊一尺二寸兩物東西相去容一弓故鄉射記云物長如筭其間容弓距隨長武注云筭長三尺距隨者物橫畫也實筭於中亦約鄉射文

嚴陵方氏曰凡射人各四矢詩言四矢反今是也四矢則四筭投壺亦如之賓與主則八筭矣故此言執八筭也

禮記集說卷一百四十六
請賓曰順投爲入比投不釋勝飲不勝者正爵既行請爲勝者立馬一馬從二馬三馬既立請慶多馬請主人亦如之
鄭氏曰請猶告也順投矢本入也比投不捨也勝飲不勝言以能養不能也正爵所以正禮之爵也或以罰或以慶馬勝筭也謂之馬者若云技藝如此任爲將帥乘馬也射投壺皆所以習武因爲樂

孔氏曰此經明司射執八筭起而告賓黨爲投壺之法也順本也矢有本末投矢於壺以矢本入者乃名爲入則爲之釋筭若矢以末入則不名爲入亦不爲之釋筭比投不釋比頻也賓主投壺要更遞而投不得以前既入喜悅不待後人投之而已頻投頻投雖入亦不爲之釋筭也正爵謂罰爵下云正爵既行請徹馬亦稱正爵則慶罰皆是正爵以其正禮也既行謂行正爵竟也立馬謂取筭以爲馬

表勝數也一馬從二馬者謂每一勝輒立一馬禮以三馬爲成若專三馬則爲一成但勝偶未必得三若勝偶得二劣偶得一一既劣於二故徹取劣偶之一以足勝偶之二爲三故云一馬從二馬然定本無此一句三馬既立請慶多馬者若頻得三成或取彼足爲三馬是其勝已成又酌酒慶賀於多馬之偶也云亦如之者謂司射請賓之黨每事必應曰諾既竟則司射又悉以告賓者告諸主人主人應諾亦悉如賓也

藍田呂氏曰矢本入則本末之序正矣左右拾投則賓主之儀荅矣不如是則雖投不爲入雖入不釋筭所以責審固詳節文也故射與投壺所以觀人之德必容體比於禮容節比於樂不尚於苟中也

嚴陵方氏曰上言入下言釋互相明也勝飲不勝即揖讓

而升下而飲也正爵者正禮之爵也或以罰或以慶故以正言之筭與馬一也方其執之則謂之筭而筭以計多少爲義及其釋之則謂之馬而馬以勝敵爲義蓋筭爲勝者而釋故以勝敵爲名焉一馬從二馬者勝少者附勝多者以爲數也數成於三數成則可以爲多矣故曰三馬既立請慶多馬

山陰陸氏曰倒入幸入也比投比而投之言引手就壺使入後世投壺坐欲四縣恐其比入也

命弦者曰請奏貍首間若一大師曰諾

鄭氏曰弦鼓瑟者也貍首詩篇名也今逸射義所云曾孫侯氏是也間若一者投壺當以爲志取節焉

孔氏曰此一經明司射命工作樂節投壺之儀鄭知鼓瑟者約鄉射禮用瑟也案下有魯鼓薛鼓節亦有鼓以弦爲

重故特云命弦者間若一者謂前後樂節中間疏數如似一也投壺者當聽之以爲志取投合於樂節故須中間若一也案鄉射三番初一番耦射不釋筭第二番釋筭未作樂第三番乃用樂今投壺發初即用樂者以投壺禮輕主於歡樂故也諾承領之辭

長樂陳氏曰古者投壺之禮大致與射相爲表裏故鄉射之禮命太師奏騶虞間若一投壺之禮命弦者曰請奏貍首亦間若一以投壺射之細故也大射樂正命太師奏貍首蓋貍之爲物其性善搏其行則止而擬度焉投壺者必奠而后發亦猶是也考之鄉射則命弦者瑟之工也觀太師掌六律六同皆文之以五聲播之以八音則知太師曰諾者以奏貍首必諧六律六同五聲八音也此其節比於樂也命酌者曰諾其容比於禮也

藍田呂氏曰貍首之詩言賓主以禮相會也猶瓠葉兔首不敢以微薄廢禮而忘驩也其詩曰貍首之班然執女手之卷然賓主之歡於是乎交非特諸侯之事故卿大夫士所以亦得用也

嚴陵方氏曰以弦歌貍首故命弦者奏之間者樂之節欲其終始相協故曰若一

山陰陸氏曰鄭氏謂弦鼓瑟者也鄉飲酒記曰工四人二人瑟瑟先鄉射蓋亦命弦者變言大師重鄉射也間若一言或間亦或一也間若間歌一歌一奏間一無間焉以爲樂也非以爲節也投壺射之細也降射一等據鄉射大師曰奏騶虞間若一

左右告矢具請拾投有入者則司射坐而釋一筭焉賓黨於右主黨於左

鄭氏曰拾更也告矢具請更投者司射也司射東面立釋筭則坐以南爲右北爲左已投者退各反其位

孔氏曰此一經論投壺中者釋筭之儀左謂主人右謂賓客司射告主與賓以矢具也若矢入壺則司射乃坐釋一筭於地右謂司射之前稍南左謂司射之前稍北

嚴陵方氏曰拾者更也與曲禮言拾級喪禮言拾踊同義賓黨於右主黨於左者主人尊賓故也凡言左右則以右爲尊者蓋左右以體言爲陰故也左氏傳曰地有五行體有左右

卒投司射執筭曰左右卒投請數二筭爲純一純以取一筭爲奇遂以奇筭告曰某賢於某若干純奇則曰奇鈞則曰左右鈞

鄭氏曰卒已也賓主之黨畢已投司射又請數其所釋左

右筭如數射筭一純以取實於左手十純則縮而委之每
委異之有餘則橫諸純下一筭爲奇奇則縮諸純下兼斂
左筭實於左手一純以委十則異之其他如右獲畢則司
射執奇筭以告於賓與主人也若告云某賢於某者未斥
主黨勝與賓黨勝與以勝爲賢尚技藝也鈞猶等也等則
左右手各執一筭以告

孔氏曰此一經明投壺筭數之儀投壺卒司射於壺西東
面執筭請曰賓主之黨卒投請數筭二筭爲純一純以取
者純全也二筭合爲一全地上取筭之時一純則別而取
之一筭爲奇者一筭謂不滿純者奇隻也遂以奇筭告者
奇餘也謂左右數鈞等之餘筭手執而告曰某賢於某若
千純者或左或右不定故稱某賢賢謂勝者也勝者若有
雙數則云若干純假令十筭則云五純也若有奇數則曰

奇假令九筭則曰九奇也鈞猶等也等則左右各執一筭
以告鄭注一純以取至右獲皆鄉射禮文謂就地上之筭
以右手每一純別而取實於左手滿十純則縮而委之於
地司射東面則東西爲縮每十雙則東西縮爲一委每有
十雙更別委之故曰每委異之有餘謂不滿十雙或八雙
九雙以下則橫於十純之西南北置之若唯有一筭則縮
之零純之下在零純之西東西置之此數右筭之法若數
左筭則總斂地之筭實於左手每一純取以委地滿十則
異之謂滿十純則總爲一委其他所縱所橫如右獲也
嚴陵方氏曰賢猶勝也射禮言若右勝則曰右賢於左若
左勝則曰左賢於右是也千猶枚也與服衣若干尺之千
同

山陰陸氏曰一純以取以手取之也以委委之而弗取也

一筭爲奇遂以奇筭言投已若飾一筭遂以奇數之鈞則

曰左右鈞者詩曰賓載手仇室人入又此之謂也

命酌曰請行觴酌者曰諾當飲者皆跪奉觴曰賜灌勝者跪曰敬養

鄭氏曰司射文請於賓與主人以行正爵酌者勝黨之弟子升酌奠於豐上不勝者坐取乃退而跪飲之灌猶飲也言賜灌者服而爲尊敬辭也周禮曰以灌賓客賜灌敬養各與其偶於西階上如飲射爵

孔氏曰此一節明飲不勝之儀司射命此酌酒者曰敬以請賓與主人行觴謂罰爵之事賓主已許汝當酌之勝黨弟子受領許酌乃以西階上南面設豐洗解升酌坐奠於豐上勝者與不勝者俱升西階勝者在東不勝者跪取豐上之爵手奉其觴曰蒙賜灌勝者跪執之曰敬以此觴而

養不能也鄭注鄉射禮文案彼文云弟子奉豐升設於西楹之西勝者之弟子洗解升酌南面坐奠于豐上是也引周禮典瑞文證灌爲飲也

藍田呂氏曰勝飲不勝者以能養不能也君使士射不能則辭以疾射者男子之事不能則幾於非男子也故以不能者爲病病必有養當飲者跪奉觴曰賜灌勝者跪曰敬養酒者所以養病也能者不敢以勝驕人爭求勝而辭養也不能者知不勝爲已病不敢以已有病而辭養也孔子曰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君子之所以爭求勝者爭辭養而已故其爭也君子

嚴陵方氏曰勝飲不勝當飲者則不勝者也灌者自上以灌下以勝者下而飲不勝故以灌言之酒所以養老又所以養病故曰敬養灌即觴也

馬氏曰不勝者飲而不怨勝者勸而不矜則其於禮庶幾不失故奉觴曰賜灌則受之以禮而不怨之詞也勝者跪曰敬養則獻之以禮而不矜之詞也

正爵既行請立馬馬各直其筭一馬從二馬以慶慶禮曰三馬既備請慶多馬賓主皆曰諾正爵既行請徹馬

鄭氏曰飲不勝者畢司射又請爲勝者立馬當其所釋筭之前三立馬者投壺如射亦三而止也三者一黨不必三勝其一勝者并其馬於再勝者以慶之明一勝不得慶也飲慶爵者偶親酌不使弟子無豐請徹馬投壺禮畢可以去其勝筭也既徹馬無筭爵乃行

孔氏曰此經論飲不勝者畢司射請爲勝者立馬以表顯賢能及徹馬行無筭爵之事正爵謂正禮罰酒之爵既行飲畢之後司射請爲勝者樹標立其馬也直當也投壺與

射禮同亦三番而止每番勝者則立一馬假令賓黨三番俱勝則立三馬或賓黨兩勝而立二馬主黨一勝但立一馬即以主黨從就賓黨二馬少足益於多以助勝者爲榮乃以慶賀多馬但此經上云請立馬者是司射請辭馬各直其筭一馬從二馬以慶是禮家陳事之言也慶禮曰三馬既備請慶多馬者此還是司射請辭言爲慶之禮勝者三馬既已備具請酌酒慶賀於多馬者賓主無問勝與不勝皆稱曰諾案鄉射禮初番三耦射但唱獲而已未釋筭亦未飲不勝者第二番耦射畢賓主之黨皆射畢乃釋筭飲不勝者第三番三耦及賓主等皆射中鼓節乃釋筭飲罰爵今投壺初則不立三耦唯賓主三番而止飲不勝之時賤其無能故耦不親酌使弟子酌奠於豐上則鄉射所云是也今既尊賢當須親酌手自授之故知不使其弟子

無豐也

藍田呂氏曰正爵司正之爵也勝飲不勝所以養不能也多馬有慶所以尚有藝也正爵之行能者有慶不能者獲養則民德歸厚

馬氏曰正爵既行請立馬則中多者有慶矣正爵既行請徹者則禮畢而飲無筭矣立馬以表其勝徹馬以掩其不勝則投壺一用而禮義爲備也

金華應氏曰勝心生於物我之相形一己血氣之私也遜心生於物我之相忘天下義理之公也凡有血氣皆有爭心先王制禮以調伏之於其取與辭遜之節尤致意焉投壺細事也亦有能否勝負之別立筭以計其數立馬以表其武既尚其能矣然勝負角立人之能否不可以一時而定勝者豈能全勝將有缺而不足之筭不勝者間有得必

有棄而不錄之筭兩俱無所成而已今也取不勝者不用之馬而補勝黨未足之筭則零筭不遺而勝筭有助所以成人之美所以遜己之能以與人夫天下之義理無窮幸而有志於善者亦未免有獨爲君子之心今也當勝負相角之時乃能推己所長以成人之不足而不以不勝爲忿焉其無欲多上之心可見矣可謂達觀而無人之間者矣

筭多少視其坐籌室中五扶堂上七扶庭中九扶筭長尺二寸壺頸脩七寸腹脩五寸口徑二寸半容斗五升壺中實小豆焉爲其矢之躍而出也壺去席二矢半矢以柘若棘毋去其皮

鄭氏曰筭用當視坐投壺者之衆寡爲數也投壺者人四矢亦人四筭籌矢也鋪四指曰扶一指案寸春秋傳曰膚

寸而合投壺者或於室或於堂或於庭其禮褻隨晏早之
宜無常處也筭長尺二寸其節三扶可也或曰筭長尺有
握握素也壺頸脩七寸腹脩五寸脩長也腹容斗五升三
分益一則爲二斗得圜圜之象積三百二十四寸也以腹
脩五寸約之所得求其圜周圍周二尺七寸有奇是爲腹
徑九寸有餘也實以小豆取其滑且堅矢以柘棘取其堅
且重也舊說云矢大七分或言去其皮節

孔氏曰此一節明筭及矢長短之數又明壺之大明及矢
之所用以儀禮準之此亦正篇之後記者之言也今記者
旣陳正禮於上又以此諸事繼之於下視其坐視其所坐
之人案鄉射及大射人皆乘矢故知四矢也室中最狹故
五扶堂上差寬故七扶庭中彌寬故九扶引春秋僖三十
一年公羊傳文證彼膚與此扶同也鄭注旣稱腹容斗五

升又云三分益一者以斗五升其數難計故加三分益一
爲二斗從正數計之以筭法方一寸高十六寸二分爲一
升則一斗之積爲三百二十四寸故鄭知此壺之圜圜之
中有三百二十四寸也云以腹脩五寸約之所得者腹之
上下高五寸共有三百二十四寸今且以壺底一寸約之
即於二百二十四寸之中五分之一得六十四寸八分也
是腹脩五寸約之所得之數也云求其圜周圍周二尺七
寸有奇者壺底一重旣有六十四寸八分以圜求方須三
分加一六十四寸八分分爲三分則一分有二十一寸六
分并前六十四寸八分得八十六寸四分也即是壺底一
重方積之數也今將八十六寸開方積之九九八十一則
爲方九寸強也一面有九寸強四面凡有三十六寸強今
以方求圜四方去一有二十七寸強是壺圜周二尺七寸

有強故云圜周二尺七寸有奇也鄭之此計據二斗之數必知然者壺徑九寸以圜求方以方九寸計之凡九九八十一壺底一重有八十一寸五重則有五箇八十一寸總爲四百五十寸今以方求圜四分去一去其一百一寸四分寸之一餘三百三寸四分寸之三於二斗之積三百二十四寸之內但容三百三寸四分寸之三餘有二十寸四分寸之一不盡故云圜周二十七寸有奇乃得盡也若以斗五升計之計一斗五升之積有二百四十三寸則壺之所徑唯八寸餘也得容此數必知然者凡方八寸開方計之八八六十四得六十四寸壺高五重則五箇六十四寸總爲三百二十寸以方求圜四方去一去八十寸餘有二百四十寸於一斗五升之積餘有三寸不盡是壺徑八寸有餘乃得盡也今檢注意以二斗整數計之不取經文斗五

升之義故云圜周二尺七寸有奇今筭者以其二尺之圍必受斗五升之物數不相會也云壺體腹之上下各漸減殺苟欲求合恐非鄭意

藍田呂氏曰五扶七扶九扶其多少之數以廣狹爲之差皆陽數也壺頸脩七寸腹脩五寸口徑二寸半容斗五升壺去席二矢半亦陽數也筭長尺一寸天數也君子之所法象必本諸天求諸陽因節文而託其義焉雖小事有所不廢也

長樂陳氏曰先王制禮未嘗無所因焉故室中必用凡而因凡以度室堂上必用筵而因筵以度堂野外必用步而因步以度野投壺用指而已故用指以度籌

嚴陵方氏曰謂之籌者以計多少爲義謂之矢者以觀中否爲義五扶則二尺也七扶九扶則又可以類推矣筭長

尺二寸者欲其有別於尺故加二寸焉母去其皮則貴其自然而已

山陰陸氏曰鄭云謂鋪四指曰扶一指案寸扶四指以扶可也謂之扶以此扶淺事也故亦或謂之膚即持五指也握亦五指也巨擘在外爲持在內爲握

新安朱氏曰今詳經文不言壺之圍徑而但言其高之度容之量以爲相求互見之巧且經言其所容止於斗有五升而注乃以二斗釋之前經之所言者圍壺之實數而注之所言乃借以方體言之而算法所謂虛加之數也蓋壺爲圓形斗五升爲奇數皆繁曲而難計故筭家之術必先借方形虛加整數以定其法然後四分去一以得圓形之實此鄭氏所以舍斗五升之經文而直以二斗爲說也然其言知借而不知還知加而不知減乃於下文遂并方體

之所虛加以爲實數又皆必取全寸不計分釐定爲圍壺腹徑九寸而圍二尺七寸則爲失之疏家雖知其失而不知其所以失顧乃依違其間訖無定說是以讀者不能無疑今以算法求之凡此言二斗之量者計其積實當爲三百二十四寸而以其高五寸者分之則每高一寸爲廣六十四寸八分此六十四寸者此爲正方又取其八分者割裂而加於正方之外則四面各得二釐五毫之數乃復合此六十四寸八分者五爲一方壺則其高五寸其廣八寸五釐而外方三尺二寸二分中受二斗如注之初說矣然此方形者筭術所借以爲虛加之數爾若欲得圍壺之實數則當就此方形規而圍之去其四角虛加之數四分之

一使六十四寸八分者但爲四十八寸六分三百二十四寸者但爲二百四十三寸則壺腹之高雖不減於五寸其

顧明

鄭氏曰弟子賓黨主黨年穉者也爲其立堂下相褻慢司射戒令之詞魯薛者禮衰乖異不知孰是也撫敖慢也僭立不正鄉前也踰言遠談語也常爵常所以罰人之爵也浮亦謂是也晏子春秋曰酌者奉觴而進曰君令浮晏子時以罰梁丘據浮或作匏或作符踰或爲遙

藍田呂氏曰飲燕之間易狎童子之心易流令之所以飾其敬不令而責之敬則近於暴故令之而後浮常爵猶言常刑亦罰爵也魯薛之儀不同記禮者兼存之文異而義同也

嚴陵方氏曰前曰正爵此曰常爵何也以禮言則曰正以法言則曰常前兼於慶故以禮言之此主於罰故以法言之而已

山陰陸氏曰魯同姓之親也薛異姓之親也記魯令著所以待同姓之禮如此故曰有常爵記薛令著所以待異姓之禮如此故曰若是者浮蓋曰若是者浮則辭有不婉矣

鼓 ○ □ ○ ○ ○ □ □ ○ □ ○ ○ ○ □ 半 半 ○ □ ○ □ ○ ○ ○ ○ ○ □ □ ○

魯鼓

半○□○○○□□○薛鼓取半以下爲投壺禮盡用之爲

射禮司射庭長及冠士立者皆屬賓黨樂人及使者童子皆屬主黨魯鼓○□○○□□○○半○□○○○□○
○□○薛鼓○□○○○○○○○○○○○○○○○○
○□○半○□○○○○○○○○○○○○○○○○

鄭氏曰此魯薛擊鼓之節兩家之異故前後兼列之園者擊鼙方者擊鼓古者舉事鼓各有節聞其節則知其事矣投壺之鼓半射節者投壺射之細也射謂燕射庭長司正也使者主人所使薦羞者樂人國子能為樂者此皆與於投壺

孔氏曰每一園點則一擊鼙每一方點則一擊鼓頻有園點則頻擊鼙頻有方點則頻擊鼓也此射與投壺相對用半鼓節為投壺用全鼓節為射禮又投壺在室在堂是燕樂之事故知此射亦謂燕射非大射及鄉射也茅鄉飲酒

將旅之時使相為司正察飲酒不如儀者故知庭長司正也冠士者謂外人來觀投壺成人加冠之士尊之故令屬賓黨若童子賤則屬主黨也以國子習樂故云國子能為樂者以欲明此樂人非瞽矇視瞭之徒以其能與主人之黨而觀禮也

長樂陳氏曰主人以仁接賓則樂人樂賓者也使者及童子事人者也故屬主黨司射作人者也庭長正人者也冠士行禮者也立者觀禮者也故屬賓黨壺以授矢致樂者也故主黨執之中以盛筭取勝者也故賓黨奉之然黨雖有賓主之辨而主黨之樂人必位於西階之上使人執壺亦立於司射之側凡皆所以就賓書禮又樂書曰侍射則約矢侍投則擁矢是投壺與射禮無異特繁簡不同爾以魯薛鼓節論之取半以下為投壺禮盡用之為射禮聞鼓節

則知其事矣魯薛所今之辭所制之鼓雖見於經其詳不可得而知也觀春秋齊晉之君盡常講此中行穆子相之晉侯先穆子曰有酒如淮有肉如坻寡君中此爲諸侯師中之齊侯舉矢曰有酒如澠有肉如陵寡人中此與君代興古人以此行燕禮爲會同之主於其中否以上興衰其重投壺之禮如此則魯薛之詳亦不是過也嚴陵方氏曰魯薛之鼓既異而傳之者又異故記者兩存之

山陰陸氏曰魯投壺之鼓多薛投壺之鼓少亦所以待同姓異姓之別也詩曰在宗載考有是哉

禮記集說卷第一百四十六

後學 成德 校訂

禮記集說卷第一百四十七

儒行第四十一

孔氏曰案鄭目錄云名曰儒行者以其記有道德者所行也此於別錄屬通論

藍田呂氏曰儒行者魯哀公問孔子儒服孔子不對因問儒行而孔子歷言之今考其書言儒者之行誠有是事也謂孔子言之則可疑也儒者之行一出於義理皆吾性分之所當爲非以自多求勝於天下也此篇之說有矜大勝人之氣少雍容深厚之風似與不知者力爭於一旦竊意末世儒者將以自尊其教有道者不爲也雖然其言儒者之行不合於義理者殊寡學者果踐其言亦不愧於爲儒矣此先儒所以存於篇今日講解所以不敢廢也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夫子之服其儒服與孔子對曰丘少居

魯衣逢掖之衣長居宋冠章甫之冠丘聞之也君子之學也博其服也鄉丘不知儒服

鄭氏曰哀公館孔子見其服與士大夫異又與庶人不同疑爲儒服而問之也逢猶大也大掖之衣大袂禪衣也此君子有道藝者所衣也孔子生魯長而之宋而冠焉宋其祖所出也衣少所居之服冠長所居之冠是之謂鄉言不知儒服非哀公志不在於儒乃今問其服庶人禪衣袂二尺二寸袼尺二寸

孔氏曰夫子自衛反魯哀公館於孔子問以儒行記者錄之以爲儒行之篇孔子說儒凡十七條十五條皆明賢人之儒其第十六則明聖人之儒其十七條則夫子自謂也今此一節明哀公疑孔子之服爲儒服遂問儒行爲孔子命席方說儒行之事也臣朝於君應著朝服而著常服者

孔子自衛新還哀公館之非是常朝故衣冠異也掖謂肘腋禮大夫以上其服侈袂鄭注司服云侈之者半而益一袂三尺三寸袼尺八寸朝祭之服必表裏不禪也孔子若依尋常侈袂之服則哀公無由怪之以其大袂禪衣異於士大夫常服故問之夫子著禪衣與庶人同其袂大與庶人異故謂衣爲逢掖是大袂深衣也

藍田呂氏曰古者衣服之制自天子至於庶人皆有差等未聞儒者之有異服也未世上下僭亂至於無別儒者獨守法度有異於衆此衆所以謂之儒服哀公所以發問也逢掖魯衣也章甫宋冠也少居魯則衣魯之衣長居宋則冠宋之冠因其俗而已非苟異於人也故曰其服也鄉嚴陵方氏曰逢掖之衣王肅以爲深衣是矣章甫之冠郊特牲所謂殷嗶是矣掖當臂之下其制特大則可以運肘

故燕居之所服莊子曰宋人資章甫而適越則是宋之所冠也明矣公西赤掌孔子之喪用章甫之冠則孔子之冠衣固如是已君子之學也博者無狹其所居也其服也鄉者不忘其所本也

山陰陸氏曰學不游不博博則其服宜鄉示不忘本也丘儒服猶問舜冠不對也

石林葉氏曰博學所以立本服從鄉所以趨時哀公所問者儒服而已故孔子答以不知也

晏氏曰逢掖章甫是乃儒服而曰不知儒服者唯恥服其服而無其行爾故必以其學也博先之蓋能博學則有其德又將以成德爲行然後可稱其服也

哀公曰敢問儒行孔子對曰遽數之不能終其物悉數之乃留更僕未可終也

鄭氏曰遽猶卒也物猶事也僕大僕也君燕朝則正位掌擯相更之者爲久將倦使之相代

孔氏曰孔子答言儒行深遠非可造次若急說則不能盡事若委細悉說之則乃大久僕侍疲倦宜更代之未可終也者若不代僕則未可盡也

晏氏曰物者事物之物也周禮以鄉三物教萬民以五物詢衆庶文王世子曰行一物而三善皆得皆若是而已蓋儒者之行非一事之可盡故也

哀公命席孔子侍曰儒有席上之珍以待聘夙夜強學以待問懷忠信以待舉力行以待取其自立有如此者

鄭氏曰爲孔子布席於堂與之坐也君適其臣升自阼階所在如主席上之珍席猶鋪陳也鋪陳往古堯舜之善道以待見問也大問曰聘舉見舉用也取進取位也

孔氏曰此經明孔子侍坐於哀公說儒行修己立身之事珍謂美善之道如此者言如此在上諸事也

藍田呂氏曰使是君爲堯舜之君使是民爲堯舜之民儒者之志也儒者之學未嘗不欲用於天下也故古之君子三月無君則弔及其進也不由其道不仕也非其招不往也蓋知所謂自治然後可以治人知所以自貴然後貴於物也故君子之用於天下有待而不與求焉其學也足以爲天下用非志於用而後學焉此韞匱藏玉所以待賈而沽之者也席上之珍自貴而待賈者也儒者講學於閒燕從容乎席上而知所以自貴以待天下之用也強學以待問懷忠信以待舉力行以待取皆我自立而有待義猶是也德之可貴者人必禮之學之博者人必問之忠信可任者人必舉之力行可使者人必取之此四者之別

山陰陸氏曰席上之珍若伊尹樂堯舜之道於畎畝之中是也

廬陵胡氏曰席猶卷懷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鄭謂席鋪陳廬云席坐席恐非

嚴陵方氏曰命席則與之坐也侍側坐對之也席所以藉物曲禮所謂執玉有藉是也席以藉之則所藉之物居上故謂之席上所以防外物之或褻尊之至也強學所以爲己待問所以爲人能爲己然後能爲人故強學乃能待問也忠信非由外鑠也故言懷力行者強勉之謂忠信力行在我之事舉取在彼之事也盡其在我之事然後足以致其在彼之事故懷忠信以待舉力行以待取也儒者立身之本非有資於人焉故曰其自立有如此者
晏氏曰以禮嚴分則君坐而臣立以道忘分則坐而論道

謂之三公魯哀公方與孔子論儒者之行是坐而論道者也故命席而孔子侍坐焉得非哀公樂道而忘人之勢乎君子比德於玉故稱珍焉方其藏器於身則玉韞於匱中及其待時而動則珍陳於席上故曰席上之珍以待聘日出而作夙在日出之前於此而學是先衆人而有作也日入而息夜在日入之後於此而學是後衆人而未息也非自強之學而何席上之珍則其德可貴夙夜強學則其道可尊二者有師道焉故曰待聘待問懷忠信則其言有物力行則其行有常二者有臣道焉故云待舉待取先聘問而後舉取則學焉而後臣之者也君子雖有爲師爲臣之道而未嘗屈道以伸身必待彼之聘問舉取然後徐起而應之故曰其自立有如此者

儒有衣冠中動作慎其大讓如慢小讓如僞大則如威小則

如愧其難進而易退也粥粥若無能也其容貌有如此者

鄭氏曰中中間謂不嚴厲也如慢如僞言之不幅恒也如威如愧如有所畏

孔氏曰儒者所服衣冠在常人中不自異也人以大物與己己讓此大物辭貌寬緩如傲慢然讓小物如似詐僞亦謂寬緩不急切言儒不以利動也如威如愧皆謂重慎自貶損粥粥是柔弱專愚之貌鄭注幅恒急切之意

橫渠張氏曰人心中雖廣大然言貌欲處之約言貌不約則便陷於妄若言有條理則猶是狂若無條理則妄而已矣天下之人不陷於此者鮮但有淺深多少之異爾故莫如謹禮衣冠中讀爲丁仲反謂衣冠中於禮也其大讓如慢事固有大讓小讓如讓國讓位是謂大讓也大讓則誠然而後讓若不有之故似慢也直是不受如湯之讓天下

豈爲飾而已誠心而讓其貌若不受也若夫飲食辭辟之間是小讓也小讓實如僞爲之以爲儀爾未必實讓

藍田呂氏曰儒者未嘗無意乎天下之用然非其義也祿之以天下弗顧也辭其大者若自尊以驕人然非自尊也尊道也辭其小者若矯飾而不出於情然非矯飾也欲由禮也由尊道而不屈於世若有所威由禮而不犯非禮若有所愧此儒者所以貴於天下也衣冠中所謂其服也鄉得其中制不異於衆不流於俗而已動作慎則非禮勿履而已故曰難進而易退也粥粥若無能也其容貌有如此者非容貌之可貴也德可貴而已翔而後集非義則不就此所以難進色斯舉矣禮貌未衰言弗行也則去之所以易退難進易退此所以德可尊也

嚴陵方氏曰衣冠中者中於禮也其容貌之大也則有所

不可犯故如威及其小也則有所不敢爲故如愧三揖而後進故曰難進一辭而遂退故曰易退

山陰陸氏曰大則小則猶言大讓小讓讀如敬慎威儀爲民之則之則

晏氏曰衣冠中者中於禮非先王之法服而不敢服故也與子臧聚鵠冠者異矣動作慎者慎於事非先王之德行不敢行故也與莫敖舉趾高者異矣大讓者祿之以天下弗顧繫馬千駟弗視故如慢如威小讓者觴酒豆肉讓而受惡衽席之上讓而就賤故如僞如愧難進者進以禮也禮主於敬故三揖而進不亦難乎伊尹之三聘是已易退者退於義也義主於斷故一辭而退不亦易乎仲尼之不得冕是已足皆動容周旋而可見者故曰其容貌有如此者

儒有居處齊難其坐起恭敬言必先信行必中正道塗不爭險易之利冬夏不爭陰陽之和愛其死以有待也養其身以有爲也其備豫有如此者

鬬訟

孔氏曰塗路也君子行道路不與人爭平易之地而避險阻以利己冬溫夏涼是陰陽之和處此世人所競唯儒者讓而不爭也

橫渠張氏曰居處齊難齊者齊莊難者恭慎也其難其慎必先信思可信則言是先信也行必中正乃可行諸後是皆備豫之道也

山陰陸氏曰難猶戒也洗心曰齊防患曰難

藍田呂氏曰事豫則立不豫則廢儒者之學皆豫也擬之

而後言議之而後動擬議以成其變化故學有豫則義精義精則用不匱唯其始也不敬則道不立不立則道不充仲弓問仁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已所不欲勿施於人如見大賓如承大祭敬也已所不欲勿施於人恕也居處齊難坐起恭敬言必先信行必中正所謂如見大賓如承大祭者也道塗不爭險易之利冬夏不爭陰陽之和所謂已所不欲勿施於人者也唯敬與恕則忿懣慾窒身立德充可以當天下之變而不避任天下之重而不辭備豫之至有如此者也

嚴陵方氏曰或居或處不失乎齊難或坐或起不失乎恭敬愛其死非貪生也將以有待於時而已養其身非苟安也將以有爲於世而已且居處齊難則人斯齊難之矣坐起恭敬則人斯恭敬之矣言先信則人斯取信矣行中正

則人斯取正矣以至不爭其利故人資其利不爭其和故人飲其和愛其死故足以有待養其身故足以有為若是則非有待物之備先物之豫固不足以致此

晏氏曰居處齊難者端莊而不改易坐起恭敬者謹飭而不敢慢言必先信者無妄言行必中正者無詖行道塗不爭險易之利者不以地利便已而移害於人冬夏不爭陰陽之和者不以天道適已而移乖於人愛其死者非樂壽而哀夭也蓋將以俟天之時故曰有待養其身者非豐已而忘物也蓋將以行己之道故曰有為

講義曰道路之間必欲捨險而趨乎易人之常情也於此而不爭險易之利冬而欲溫夏而欲清亦人之情也於此而不爭陰陽之和者推利害之心與人同之而已有待有為蓋將有立於天下也上焉如微子去紂而存殷祀箕子

為奴而後為武王陳洪範下焉者若管仲不死子糾之難而霸齊也

儒有不寶金玉而忠信以為寶不祈土地立義以為土地不祈多積多文以為富難得而易祿也易祿而難畜也非時不見不亦難得乎非義不合不亦難畜乎先勞而後祿不亦易祿乎其近人有如此者

鄭氏曰祈求也立義以為土地以義自居也難畜難以非義久留也勞猶事也積或為貨

孔氏曰此明儒者懷忠信與義之事儒懷忠信而與人交不貪金玉而與人競人則親而近之積積聚財物也非道之世則不仕是難得也先事後食是易祿也無義則去是難畜也其親近於人如此

濂溪周氏曰君子以道充為貴身安為富故常泰無不足

而銖視軒冕塵視金玉其重無加焉爾

藍田呂氏曰儒者之於天下所以自爲者主於德而已所以應世者主於義而已趙孟之所貴趙孟能賤之貴之在人者也若夫貴之在己人不得而賤之食前方丈侍妾數百人堂高數仞榱題數尺我得志弗爲也以人之爲貴者也若夫我之所可貴人不得而奪之此金玉土地多積不如信義多文之貴也主於德在我者也在我者不敢不盡在人者不敢必也志非不欲行也時止則止時行則行不可必其見也道非不欲合也非其義也一介不以取諸人不可必其合也難得難畜主於義而所以自貴也雖曰自貴時而行義而合勞而食未始遠於人而自異也嚴陵方氏曰孟子以忠信爲天爵以義爲正路以令聞廣譽施諸身不願人之文繡非謂是乎貨財以多積爲富金

玉以難得爲寶故於忠信言寶於多文言富易祿者易爲祿也先勞而後祿則易爲祿矣畜爲畜而制之也夫衆人之近人也或以金玉或以土地或以多積或見之不以時或合之不以義而儒者之近人則有異焉

石林葉氏曰寶珠玉者殃必及其身忠信者吉德也故以爲寶土地所生以利義則勝利者也故以爲土地多積必厚云而詩書禮樂之文則畜其德者故以爲富

廬陵胡氏曰立義以爲土地非義不處也故君子里仁而處義

晏氏曰小人懷璧不可以越鄉而言忠信者可行蠻貊故不寶金玉而忠信以爲寶非其義也祿之天下弗顧而義人之正路故不祈土地而立義以爲土地經天緯地曰文故多文以爲富事君者量而後入故非時不見而難得不

可則止故非義不合而難畜不以小言受大祿故先勞而後祿易曰何以聚人曰財夫金玉土地多積與夫祿利皆財也衆人之近人以此而已儒者之近人則異於是仲尼以忠信爲教而義之與比百官之富翔而後集色斯舉矣皆此之意

儒有委之以貨財淹之以樂好見利不虧其義劫之以衆沮之以兵見死不更其守鷙蟲攫搏不程勇者引重鼎不程其力往者不悔來者不豫過言不再流言不極不斷其威不習其謀其特立有如此者

鄭氏曰淹謂浸漬之劫劫脅也沮謂恐怖之也鷙蟲猛鳥猛獸也字從鳥鷙省聲也程猶量也重鼎大鼎也搏猛引重不量勇力堪之與否當之則往也雖有負者後不悔也其所未見亦不豫備行自若也不再猶不更也不極不問

所從出也不斷其威常可畏也不習其謀口及則言不豫其說而順也斷或爲繼

孔氏曰此明儒者之行挺特而立有異於衆之事儒者委之以貨財淹漬之以樂好執持操行不虧損己之義苟且而受也攫搏引鼎喻儒者見艱難之事遇則行之不豫度量也蟲是鳥獸通名獸擊從執下著手鳥鷙從執下著鳥今一鷙包兩義以獸鷙從鳥故鄭云省也以脚取之謂之攫以翼擊之謂之搏

藍田呂氏曰儒者之行既得其所以自貴然強立而不反者不可以不誠至於已誠則所以自貴者猶可保而往也見利不虧其義見死不更其守所謂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大人所以立於世也鷙蟲攫搏不程其勇者自反而縮千萬人吾往矣其勇也非慮勝而後動

者也引重鼎不程其力者仁之爲器重舉者莫能勝也其
自任也不知其力之不足者也往者不悔幾於所過者化
來者不豫幾於所存者神也過言不再知之未嘗復行也
流言不極不倡游言也不斷其威將至於儼然可畏也不
習其謀將至於不思而得也此成德君子之事也二者皆
特立大過人者也

嚴陵方氏曰貨財也樂好也皆人之所利者見利而徇利
則虧其義矣故見利不虧其義者是不徇利也衆言人之
多兵言器之利見死而懼則更其守矣故見死而不更其
守者是不懼死也雖然前言愛其死以有待此言見死不
更其守何哉孟子不云乎可以死可以無死死傷勇見死
不更其守者以其可以死也召忽是矣愛其死以有待者
以其可以無死也管仲是矣不程勇以況儒者勇足以犯

難而無所顧也不程其力以況儒者材足以任事而有所
勝也往者不悔非有所吝而不改也爲其動足以當理而
未嘗悔來者不豫非有所忽而不防也爲其機足以應變
而不必豫爾過言不免乎出一之爲甚矧可貳乎流言不
免乎聞必止之以知詎可窮乎威無所屈人不能斷而絕
之謀有所定已不必習而成之凡此非特然而立乎
山陰陸氏曰即程勇者而當之是怯也威不斷而立謀不
習而成

黃氏曰儒者咸有智勇不程勇及不程力者謂非當危難
之際則不程量顯見已之勇力蓋君子以仁義聞則可以
勇力聞則恥也不程量者謂不比小人無德可稱唯較量
力勇以夸矜於人其臨事則反無謀也故云仁者必有勇
以其臨難不苟見危致命好謀知幾則臨事之功必克全

而無失矣乃儒者勇力之道也往來兩義謂儒者消長否泰之時也謂時往者雖屯否亦不爲悔吝時來者雖通泰亦不爲逸豫唯守道從義不以窮達移其操
橫渠張氏曰鷙蟲攫搏不程勇者引重鼎不程其力與勉焉日有孳孳不知年數之不及斃而後已同義於向道亦然當事亦然如子路者亦無愧於此矣過言不再不貳過也流言不極極者不更深思極慮也不斷其威讀爲剛斷之斷不習其謀斷與習皆臨事斷習也不斷不習言威常著謀常足不臨時旋安排也此所謂能特立者也非有立焉能如此

廬陵胡氏曰鷙蟲攫搏雖猛引重鼎雖有力然不敢與儒者較量勇力堪之與否當之則往此乃暴虎之爲非儒者也不斷其威加威必審不輒斷也不習其謀好謀而成不

臨事乃習也習猶試也

晏氏曰鷙蟲而能攫搏之人皆以爲勇吾則不程計其勇爲其暴虎者尚勇而不尚義也重鼎而能引之人皆以爲有力吾則不程計其力爲其扛鼎者尚力而不尚德也先儒以謂儒者若遇鷙猛之蟲不程量堪當而即攫搏之若重鼎則不豫前商量已力堪引而見即引之信如是則一勇之夫豈儒者之事哉不斷其威則權足以制物不習其謀則知足以決事

儒有可親而不可劫也可近而不可迫也可殺而不可辱也其居處不淫其飲食不溽其過失可微辨而不可面數也其剛毅有如此者

鄭氏曰淫謂傾邪也恣滋味爲溽溽之言欲也

孔氏曰儒信剛儉飲食常質不溽不濃厚也

藍田呂氏曰儒者之立立於義理而已剛毅而不可奪以義理存焉以義交者雖疏遠必親非義加之雖強禦不畏故有可親可近可殺之理而不可劫迫辱也淫侈溢也溥濃厚也侈其居處厚其飲食欲勝之也欲勝則義不得立不淫不辱所以立義也其過失可微辨而不可面數也此一句疑尚氣好勝之言於義理有所未合也所貴於儒者以見義必爲聞過而改者也何謂可微辨而不可面數待人可矣自待則不可也子路聞過則喜孔子幸人之知過成湯改過不吝推是心也苟有過失雖怨罵且將受之況面數乎

嚴陵方氏曰德雖可親而不可劫之以力迹雖可近而不可迫之以勢身雖可殺而不可辱之以威不以四支之安而過其行不以口腹之養而汙其身微辨者諷諭之也面

數者指斥之也凡此皆所體者剛所用者毅然也然居處不淫飲食不溥而以爲剛毅何也蓋淫於居處溥於飲食皆人之慾也孔子曰棖也欲焉得剛非謂是乎

馬氏曰可親以情而不可劫以力可近以義而不可迫以勢可殺其身而不可辱其志可殺以有命也不可辱以有義也

山陰陸氏曰不淫不奢淫也不溥不卑溥也

晏氏曰可親者爲其有仁非暴厲無親也而仁者必有勇故不可劫可近者爲其有禮非近之不遜也而秉禮者未可動故不可迫可殺者爲其有義雖殺之而不怨也而羞惡者義之端故不可辱

儒有忠信以爲甲冑禮義以爲干櫓戴仁而行抱義而處雖有暴政不更其所其自立有如此者

鄭氏曰甲鎧冑兜鍪也干櫓小盾大盾也

孔氏曰甲冑干櫓所以禦其患難儒者以忠信禮義亦禦其患難謂有忠信禮義則人不敢侵侮也戴仁而行仁之盛抱義而處義不離身雖有暴政不更改其志操迥然自成立也與前自立文同其意異彼謂強學力行而自修立此謂獨懷仁義忠信也

藍田呂氏曰儒者剛毅而不可奪則所得於天者可得而保者也仁義忠信有禮皆天之所授也忠信則不欺不欺者人亦莫之欺也有禮者敬人敬人者人亦莫之侮也忠信禮義所以禦人之欺侮猶甲冑干櫓可以捍患也行則尊仁居則守義所以自信也篤雖暴政加之有所不變也自立之至者也首章言自立論其所學所行足以待天下之用而不窮此章言自立論其所信所守足以更天下之

變而不易二者皆自立也有本末先後之差焉

山陰陸氏曰忠信以爲甲冑所謂忠信爲周是也

馬氏曰自忠信以爲甲冑至雖有暴政不更其所皆言君子之所守故曰其自立有如此者待聘至待取亦言自立何也所待者在人所以待者在己故言自立而此防身遠害之道亦自立也

石林葉氏曰甲冑者自防之器忠有諸中信有諸己亦以自防也干櫓敵人之器禮以區別義以裁制亦所以敵人也仁爲天下之表故戴而行義爲天下之制故抱而處暴政者時也不更其所守者己也己之自立者乃所以應時故其言異於前之自立也

廬陵胡氏曰前言忠信以爲寶立義以爲土地言平居時此言忠信以爲甲冑禮義以爲干櫓言行乎患難時表記

云仁之爲道遠行者莫能至故仁在於力行立義以爲土地故義在於自處所猶守也書曰君子所其無逸春秋傳曰以成吾所前言自立與此言自立本皆忠信民無信不立

晏氏曰甲冑者被之於身冠之於首乃設蔽以自營也君子之處已如之干櫓者可以扞物可以先衆乃持以待敵也君子之應物如之仁主於有愛常患乎暱而不尊戴仁者所以尊之義主於有斷常患乎嚴而不親抱義者所以親之

嚴陵方氏曰仁善爲元元者首也故於仁曰戴義善爲臧臧者藏也故於義曰抱有立則有所故曰雖有暴政不更其所

金華應氏曰被服禮義操執忠信所以自守而禦外侮而

又負戴仁義言儒者一身之中無非義理也捍禦於外者愈固而居處於內者愈安雖有暴政不能加之故亦不爲之遷易其所而它之也

禮記集說卷一百四十七

後學 成德 校訂

禮記集說卷第一百四十八

儒有一畝之宮環堵之室簞門圭窬蓬戶甕牖易衣而出并日而食上蒼之不敢以疑上不答不敢以諂其仕有如此者鄭氏曰言貧窮屈道仕爲小官也宮謂牆垣也環堵面一堵也五版爲堵五堵爲雉簞門荆竹織門也圭窬門旁窬也穿牆爲之如圭矣并日而食二日用一日食也上蒼之謂君應用其言

孔氏曰此明儒者仕宦能自執其操也徑一步長百步爲畝若折而方之則東西南北各十步爲宅也牆方六丈故云一畝之宮環謂周迴也東西南北唯一堵鄭註五版爲堵定十年公羊傳文證堵之大小高一丈長三丈爲雉簞門柴門蓬戶謂編蓬爲戶又以蓬塞門謂之蓬戶甕牖牖窻圓如甕口又云以敗甕口爲牖易衣謂更相衣合家共

一衣出則更著之也君應荅而用其言已則竭力不敢猜疑有言而君不用則靜默不敢諂媚求進

藍田呂氏曰儒者之仕將以事道也然有時乎爲貧食其力以求免死而已辭尊居卑辭富居貧抱關擊柝乘田委吏無所往而不可也故爲貧者非事道事道者不爲貧二者不可亂也一畝之宮環堵之室簞門圭窬蓬戶甕牖居之陋者也易衣而出并日而食養之至不足者也儒者所守之篤窮至於是而不悔也上之禮荅不荅繫乎知不知雖窮如是上苟知之則必以是道自期不疑乎上之未信也爲其多聞歟則天子不召師爲其賢歟未聞見賢而召之也尊其所聞行其所知不疑乎上之未信而有所屈蓋事道不爲貧也上苟不知則我知以力事人求其食以免死者也不輕進以求合也君不知而自獻其身君不問而

自告其謀枉尋直尺強聒而不舍人謂之不諂不信也蓋爲貧者非事道也二者儒者仕之大分不可亂也

江陵項氏曰一畝之宮環堵之室檀弓曰壞其室洿其宮而豬焉詳其辭意則宮以地基言之室以屋廬言之也嚴陵方氏曰一畝之宮折方之則其宮四面各十步而已五版爲堵環堵之室周旋之則其室四面各五版而已上荅之不敢以疑者以其自信之篤也上不荅不敢以諂者以其懷忠之深也

山陰陸氏曰上荅之不敢以疑不敢以疑求試也上不荅不敢以諂不敢以諂求合也

金華應氏曰上荅之不敢以簡傲自取疎疑上不荅不敢爲佞媚以自求諂合所謂疑者若踰垣開門之類是也劇秦美新可謂諂矣

儒有今人與居古人與稽今世行之後世以爲楷適弗逢世上弗援下弗推讒諂之民有比黨而危之者身可危也而志不可奪也雖危起居竟信其志猶將不忘百姓之病也其憂思有如此者

鄭氏曰稽猶合也古人與合則不合於今人也援猶引也取也推猶進也舉也危欲毀害之也起居猶舉事動作信讀如屈伸之伸假借字也猶圖也信或爲身

孔氏曰此明儒者雖身不居明代猶能憂思愛及於人之事也楷法式也雖危起居雖比黨之民共危之而行事舉動能終伸己之志謀不變易也

藍田呂氏曰儒者之自信有義理存焉人有知不知吾所恃者尚論古之人而有合也時有遇不遇吾所守者不喪乎本心也志有行不行吾所存者不敢忘天下也三者義

理之所在故儒者信之至於窮不悔達不變自信之篤者也今人與居古人與稽今世行之後世以爲楷尚友於古人求爲法於後世知之事也適弗逢世上弗援下弗推讒諂之民有比黨而危之者身可危也而志不可奪也義之事也雖危起居竟信其志猶將不忘百姓之病仁之事也故儒者自信之篤凡以有憂天下之心主於仁義而已故曰其憂思有如此者

嚴陵方氏曰與今人並行於世與古人稽合於道也今世行之後世以爲楷者中庸所謂行而世爲天下法是也援言其有所引推言其有所進援則自上而引下推則自下而進上私相與而爲比暗相結而爲黨雖危起居以其身可危也竟信其志以其志不可奪信謂自信也猶將不忘百姓之病者孟子所謂禹思天下有溺者猶己溺之稷思

天下有飢者猶己飢之也

石林葉氏曰友一鄉之善士以至一國友一國之善士以至天下則所謂今人與居也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又論其世則所謂古人與稽也適弗逢世而揆推者天也讒諂之民比黨而危之者人也起居雖危而竟信其志天與人莫之奪也

廬陵胡氏曰稽猶考也古人與稽考古道也適之也適弗逢世所之與世左也猶若也若將不忘百姓之病言其志若此也

晏氏曰所可危者吾之起居之迹耳曾不知吾之志則確乎不拔奚可移之哉雖然危我者非良民也讒諂之民爾安可以讒諂之民而忘其良民哉是必終信其志不可忘百姓之病故曰其憂思有如此者

儒有博學而不窮篤行而不倦幽居而不淫上通而不困禮之以和爲貴忠信之美優游之法慕賢而容衆毀方而瓦合其寬裕有如此者

鄭氏曰不窮不止也幽居謂獨處時也上通謂仕道達於君也既仕則不困於道德則不足也美忠信法和柔毀方而瓦合去己之大圭角下與衆人小合也必瓦合者亦君子爲道不遠人

孔氏曰淫謂傾邪也人有忠信則己美之人和柔則己法之見賢思齊是慕賢汎愛一切是容衆方謂物之方正有圭角鋒鋟也毀己之圭角與瓦礫而相合謂屈己同凡藍田呂氏曰儒者自信之篤所謂知止而後有定也定而後能靜靜而後能安學至於安則其生不可已故博學而不窮其德可久故篤行而不倦窮不失義故幽居不淫達

不動心故上通而不困用至於熟則從容而有餘力行至於和則與物同而不流故忠信之美優游之法慕賢而容衆毀方而瓦合皆至於安然後沛然而寬裕也忠信之美以忠信爲美者也優游之法以優游之事爲己法也毀方瓦合以與物同也陶者之爲瓦必圓而割分之故分之則瓦合之則圓而不失其瓦之質謂之瓦合義取諸此嚴陵方氏曰幼而學之壯而欲行之故博學而不窮然後篤行而不倦不淫言節有守而不至於過不困言才有餘而不至於乏語曰禮之用和爲貴蓋禮之體則貴節禮之用則貴和無體不立無用不行不言體之節止言用之和者主寬裕言之故也充實之謂美言有忠信以充實乎其內故曰美制而用之謂之法言能優游以制用乎其外故曰法毀方則不與物忤瓦合則不與物乖

山陰陸氏曰學博矣非寬裕不能不窮行篤矣非寬裕不能不倦幽居而不淫所謂不慙於影是也上通而不困斤卦曰升而不已必困禮之失煩唯寬裕故能和毀方而瓦合者行不見於崖異心無愧於俯仰

石林葉氏曰博學有以貫之故不窮篤行有以至之故不倦幽居而能樂天故不淫上通而能知命故不困忠信之美充實於內優游之法遞接於外充實於內故尊賢而慕之優游於外故愛衆而容之慕賢則能毀方而爲圓也容衆則能瓦合而爲同也自博學不窮以至上通不困皆所以爲寬寬言其畜德也自禮之以和爲貴以至毀方而瓦合皆所以爲裕裕言其容德也

橫渠張氏曰毀圭璧之圭角以與瓦礫合也

廬陵胡氏曰方猶方命虐民之方孔氏曰毀己之方正非

也方正何可毀也瓦合陳湯云烏孫瓦合是也孔云瓦器破而相合亦非

晏氏曰毀方則用圓以周旋猶珠之走盤也瓦合則委曲以相就猶瓦之覆屋也自非寬而不猛裕而有容何以致此

儒有內稱不辟親外舉不辟怨程功積事推賢而進達之不忘其報君得其志苟利國家不求富貴其舉賢援能有如此者

鄭氏曰君得其志者君所欲爲賢臣成之

孔氏曰稱舉也不辟親若祁奚舉子不辟怨若祁奚舉讎儒者欲舉人必程效其功積累其事知其賢乃推而進達之不求望其報也輔助其君使君得其志意所欲此推賢達士惟苟在利益國家不自求富貴也

藍田呂氏曰儒者之志以天下爲度者也寬裕之至旣足以有容則物我之間無所別也天下有事而不治天下有賢而未達吾任其責矣故知其賢也猶有親怨之辟謂之公而實私也過計於一己之私不同乎天下之公也傳稱祁奚稱其讎不爲諂立其子不爲比忘乎親讎者也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僎與文子同升諸公忘其君臣者也趙文子所舉於晉國筦庫之士七十有餘家忘乎貴賤者也管仲遇盜取二人焉上以爲公臣曰其所與游辟也可人也忘乎其素者也能忘乎是而唯天下國家之利然後舉賢援能盡其公矣夫望報於人求富貴於己小人之道也又何足道哉

嚴陵方氏曰不以一身之小嫌妨天下之貞才故雖親也亦在所稱不以一心之私忿害天下之公義故雖怨也亦

在所舉程功者程其功之優劣苟利國家不求富貴者以利國家爲心而不徼舉賢之賞也

儒有聞善以相告也見善以相示也爵位相先也患難相死也久相待也遠相致也其任舉有如此者

鄭氏曰相先猶相讓也久相待謂其友久在下位不升已則待之乃進也遠相致者謂已得明君而仕友在小國不得志則相致達也

孔氏曰此明儒者任舉同類前經謂疏遠者此經謂親近者遠相致遠相招致也

藍田呂氏曰舉賢援能儒者所以待天下之士也任舉者儒者所以待其朋友而已待天下之士推賢而後舉樂與同天下之治者也朋友則非特是也必同其好惡故聞善以相告見善以相示必同其憂樂故爵位相先患難相死

彼雖居下不待之同升則不升彼雖疏遠不致之同進則不進此任舉朋友加重於天下之士者義有厚薄故也

嚴陵方氏曰聞善者聞善言也見善者見善行也所受之命謂之爵所居之官謂之位任舉謂相任以事相舉以職上言彼賢而我舉之彼能而我援之此則更相任舉而已此其所以異

馬氏曰久相待也雖久而不忘遠相致也雖遠而不遺孔子以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爲成人矣久相待之謂也

儒有澡身而浴德陳言而伏靜而正之上弗知也麤而翹之又不急爲也不臨深而爲高不加少而爲多世治不輕世亂不沮同弗與異弗非也其特立獨行有如此者

鄭氏曰麤猶疏也微也觀色緣事而微翹發其意使知之

不臨深而爲高臨衆不以己位尊自振貴也不加少而爲多謀事不以己小勝自矜大也世治不輕不以賢者並衆不自重愛也世亂不沮不以道衰廢壞己志也

孔氏曰此明儒者殊異於人特立獨行之事澡身謂澡潔其身不染濁也沐浴於德以德自清也世治雖羣賢並處常自重愛世亂亦不沮己之志位雖同而行不善則不與親合彼雖與己疏異所爲則不非毀之身所特立獨有此行故云特立獨行也

藍田呂氏曰唯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然在己者未正未有能直人者也故澡身浴德者所以正己也陳言而伏者入告嘉謀嘉猷於內爾乃順之於外也書曰嘉言罔攸伏伏者閉而不出之謂也靜而正之者將順其美正救其惡常在於未形也故曰上弗知也麤而翹之者其事君也以

其事之麤者微發其端而爲之兆兆足以行則進而無已不足以行則去之孔子所以未嘗終於三年淹故曰又不急爲也所以事其君者先其未發而止其爲惡先爲之兆以嘗其爲善此衆人所未識也所以治其己者有若無實若虛不自高且自多此衆人所不能也所以行於世者無治亂之異所以接於人者無同異之間一於義理而已此衆人所不爲也蓋特立獨行所以異於衆人者如此

嚴陵方氏曰澡浴皆所以致其潔而已有德者必有言故繼之以陳言而伏也伏謂伏聽君命之用否也靜而正之者隱進之也麤而翹之者明告之也世治而德常見重故曰不輕世亂而志常自若故曰不沮與其所可與不必同乎己也非其所可非不必異乎己也蓋同乎己者不必善異乎己者不必惡同而與之則讒諂面諛之人至矣異而

非之則直諒多聞之友去矣是又見其行之不與物羣也故兼以獨行言之

山陰陸氏曰陳言而伏者雖微有所陳當伏其言靜而正之上弗知者孟子三見齊宣王不言事曰我先攻其邪心也麤而翹之者諫有精有麤婉而微激之謂精麤而翹發之爲麤孟子曰是不可磯也蓋微切以激之謂之磯也又不可急爲也夫如是豈可以遽哉不以彼深故自上臨之以自爲高不以彼少故自下加之以自爲多

石林葉氏曰澡身浴德不自汙也陳言而伏不顯諫也靜而正之上弗知者諫不顯而君未悞也麤而翹之又不急爲者諫已顯而事不迫也雖能其事不臨深而爲高惡自高也雖有其功不加少而爲多惡自大也世治而士貴矣其行不輕世亂而士賤矣其志不沮同於已者或鄉原也

公而弗與異於已者或行怪也惡而弗非儒之特立獨行蓋如此也

晏氏曰澡身者潔其身而不汙於世俗爾若莊子曰澡雪而精神是已浴德者清其德而不汙於嗜慾爾若莊子曰疏瀹而心是已陳言而伏者其言雖顯而其身則隱矣所謂伏其身而不見也世治則人皆務進而求利吾則未嘗妄動故曰不輕世亂則人皆自屈以辟害吾則未嘗變節故曰不沮儒行一篇兩言自立者其立不困於人也一言特立者其立能出乎衆也又言特立獨行者其立既能出乎衆而所行又不同乎流俗也

馬氏曰立見於有守行見於有爲特猶獨也自立與特立固異矣自立者以對人言之也特立者以對衆言之也金華應氏曰世治不輕進若伯夷不仕於武王亂不退沮

若孔子歷聘諸國舉世所是而不輕徇舉世所非而不輕棄非但處而特立於一身亦出而獨行於一世

儒有上不臣天子下不仕諸侯慎靜而尚寬強毅以與人博學以知服近文章砥厲廉隅雖分國如錙銖不臣其仕其規爲有如此者

鄭氏曰強毅以與人不苟屈以順之也君分國以祿之視之輕如錙銖八兩曰錙

孔氏曰此明儒者志操規爲之事不臣天子伯夷叔齊是也不事諸侯長沮桀溺是也知服謂知服畏先代賢人言不以己之博學凌跨前賢也習近文章以自磨厲使成己廉隅也不與人爲臣不求仕宦但自規度所爲之事

藍田呂氏曰不臣者不傳質爲臣也不事者無常職以食於上者也在國曰市井之臣在野曰草莽之臣皆謂庶人

庶人雖有臣之名而不執臣之事非策名委質者也故君有饋焉曰寡君則君猶賓之也爲庶人者不傳質爲臣則不見蓋可役於君而不可見也此不臣之義也抱關擊柝皆有常職以食於上事事者也立乎人之本朝而恥道不行事道者也事道者道不行則不仕事事者不爲貧則不仕不仕者亦庶人也君之於氓也固周之周之則受賜之則不受此不受之義也不臣不仕皆事道者也慎靜而尚寬則有度也強毅以與人則有守也博學以知則有本也服近文章則有文也砥厲廉隅則有節也兼是五者則所以事道者無嫌也非其義也非其道也祿之以天下弗顧也故雖分國而受之視之如錙銖之輕其規摹之大所爲之不亂皆所以事道也

嚴陵方氏曰謂之臣則事之可知謂之事則不必臣焉此

重輕之別莊子言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蓋此意夫道合則從不合則去故雖天子有所不臣諸侯有所不事也進退之節如此然進非汲汲退非悻悻故繼之以愼靜而寬也強所以自勝毅所以致果皆立己之道也立己而已或至於絕物故繼之以與人則於物無絕矣學雖貴乎博苟不知服而行之則亦讀聖而庸行矣故博學又貴乎知服德性內也君子之所尊文章外也亦近之而已廉猶陞之廉隅猶城之隅皆有分際則以況君子之不苟合也砥以平之厲以利之則修治之謂也不失所爲而有常規故曰其規爲有如此者

馬氏曰服與中庸所謂得一善則拳拳服膺之意同學之期行之也知服則知行也青與赤爲文白與赤爲章文章猶美德見於外也近文章則不至於鄙野矣

山陰陸氏曰愼靜往往失之狹吝強毅失之拒人博學以知句斷博而不能明了者多矣刻意尚行離世異俗高論怨誹爲亢而已矣此不知服近文章之過也就藪澤處間曠釣漁間處無爲而已矣此不知砥厲廉隅之過也

晏氏曰上不臣天子下不事諸侯者易所謂不事王侯高尚其事也愼靜而寬者以仁而盡性強毅以與人者以義而制事博學以知服者以知而窮理近文章者外有備成之文砥厲廉隅者內有修潔之行此所以雖分國如錙銖不肯委質而爲臣誦道而入仕矣質爲本文爲末君子務本不務末故於文章則近之而已不敢以文勝質也砥厲者以石治金之事也於廉隅而言砥厲者欲磨礪而成君子之器爾

建安真氏曰文章二字非止於言語詞章而已聖人盛德

蘊於中而光輝發於外如威儀之中度語言之當理皆文也堯之文思舜之文明孔子稱堯曰煥乎其有文章子貢曰夫子之文章皆此之謂也至於二字之義則五色錯而成文黑白合而成章文者燦然有文之謂章者蔚然有章之謂章猶條也六經論語之言文章皆取其自然形見者後世始以筆墨著述爲文與聖賢之所謂文者異矣五峯胡氏曰君子畏天命順天時故行驚衆駭俗之事而常中小人不知天命以利而動肆情妄作故行驚衆駭俗之事必其無忌憚而然也

金華應氏曰案十六條中曰自立曰特立獨行曰剛毅此數條居其半大抵皆以難進易退爲高而不慮其過於強矯也蓋儒者之立身以氣節爲主氣節不立而學問雖富亦不足觀也

儒有合志同方營道同術並立則樂相下不厭久不相見聞流言不信其行本方立義同而進不同而退其交友有如此者

孔氏曰方法也經營道藝同齊於術同術則同方也但合志同方據所懷志意營道同術據所習道藝並立謂同仕朋友久不相見聞說謗之言欲譖毀之已則不信也其行所本必方正所立必存義朋友所爲與已同則進而從之不與已同則退而避之以上十五儒所陳之事亦有前後乖異者蓋儒包百行事非一揆量事制宜隨機而發雖或不同無所怪也

藍田呂氏曰所以任舉其交友者則好惡憂樂與之同也然盡交友之分則理義必與之同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一默或語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凡所謂

同者理也義也出於人心之所同然賢者能存而勿喪之故不患乎不同也合志同方則志同好矣營道同術則學同道矣並立則樂相下不厭好同則同體矣久不相見聞流言不信學同則信其行矣其行本方立者立行本其志之所同方也行同則學同矣義同而進不同而退同斯義以進退也進退同則同好矣交友之分至於無一不同者學一於理而不惑也

嚴陵方氏曰並立則樂以其無忌心相下不厭以其有孫志久不相見聞流言不信以其久要不忘而相信之篤本方者以方爲本也道同則進而與之交不同則退而與之辨夫道不同不相爲謀而況交友乎子貢問友子曰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則止毋自辱焉以是而已

馬氏曰方者道之所也志在於道唯合志故同方術者所

資以適道唯營道故同術營道方將入於道故以術言之也

山陰陸氏曰同方言同所向同術言同所由易曰方其義也蓋義未有不因方而立者

晏氏曰合志同方言趨嚮者同也營道同術言修爲者同也方言趨嚮之地術言修爲之業語曰士志於道是志必在於道也道不外於志也故始焉合志而趨向者不殊則終焉營道而修爲者一致矣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故並立則樂以能問於不能昔者吾友嘗從事於斯矣故相下不厭流言止於知者如曰曾參殺人若顏回者豈信之哉故曰聞流言不信機在內故欲其圓而能應行在外故欲其方而有守執規司春者主乎仁執矩司秋者主乎義故曰其行本方立義易曰義以方外是也相視而笑莫逆

於心然後足以爲友故義同而進不同而退也同方同術者講習之友並立相下者相成之友不信流言義同而進者同德之友故曰其交友有如此者

溫良者仁之本也敬慎者仁之地也寬裕者仁之作也孫接者仁之能也禮節者仁之貌也言談者仁之文也歌樂者仁之和也分散者仁之施也儒者兼此而有之猶且不敢言仁也其尊讓有如此者

鄭氏曰此兼上十有五儒蓋聖人之儒行也孔子嫌若斥己假仁而爲說仁聖之次也

孔氏曰溫良之性是仁之本地所以居止萬物仁者動作必寬裕遜接謂遜以接物禮節是外貌言談是文章歌樂是其和悅分散蓄積而振貧窮是仁之恩施也

藍田呂氏曰仁者體天下之公加以中心惻怛之意儒

者之學學此而已爾孔子曰何事於仁必也聖乎堯舜其猶病諸又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故君子之學非仁無爲欲稱其仁雖聖人有所不敢則爲之難可知矣質之溫良者可與爲仁故曰仁之本行之敬慎者可與行仁故曰仁之地其規摹寬裕則稱仁之動作其與人遜接則習仁之能事威儀中節敬於仁者也故爲仁之貌出言有章仁之見於外者也故爲仁之文詠歌之不足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則安於仁而至於和者也貨不爲己則利與人同與人爲善則善與人同凡以分散與物共而不私則仁術之施不吝也八者儒必兼而有之然後可以盡儒行之實猶且不敢言仁則聖人之志存焉有聖人之志存則可與入聖人之域矣

長樂陳氏曰周公掌禮樂以春官禮樂資仁以立也大饗

之禮備具禮樂繼之君子知仁焉禮樂待仁以行也孔子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是仁爲禮樂之本禮樂爲仁之文也有禮斯有節有節有樂樂記曰合情飾貌者禮樂之事也禮節所以飾貌故爲仁之貌歌樂所以合情故爲仁之和貌外也禮自外作故也和內也樂由中出故也語曰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爲成人矣儒行之論儒者十五而以仁與禮樂終焉則成人之道盡於此矣孔子未嘗與門人以仁與禮樂所與特顏子一人而已然則顏子之去聖人其出入亦不遠矣合之則禮樂皆本於仁離之則仁近於樂義近於禮孔子以孝悌爲仁之本孟子以事親爲仁之實從兄爲義之實其致一也樂書

嚴陵方氏曰溫良則得於中故以爲本敬慎則發於外故以爲地寬則不迫裕則有餘夫仁無本不立故首以仁之

本有本然後可以有行故繼以仁之地有行則有所事故繼以仁之作仁之作則見其所能故繼之以仁之能有所能則形之於外故繼之以仁之貌形於貌則必有所飾故繼之以仁之文有其文則無乖於物故繼之以仁之和有所和則其餘足以利物故繼之以仁之施

山陰陸氏曰不求近功可謂寬裕矣若太王王季作周功在數世之後兼謂兼上十五儒易曰謙尊而光讓未有不尊者也亦尊而後讓可言也

儒有不墮獲於貧賤不充詘於富貴不恩君王不累長上不問有司故曰儒今衆人之命儒也妄常以儒相詬病孔子至舍哀公館之間此言也言加信行加義終沒吾世不敢以儒爲戲

鄭氏曰墮獲困迫失志之貌充詘歡喜失節之貌恩猶辱也

累猶係也閔病也言不爲天子諸侯卿大夫羣吏所困迫而違道孔子自謂也妄之言無也言今世名儒無有常人遭人名爲儒而以儒斬故相戲此哀公輕儒之所由也詬病猶恥辱也儒行之作蓋孔子自衛初反魯時也孔子歸至其舍哀公就而以禮館之

孔氏曰命名也言今世衆人名之爲儒者無有常人但遭人則謂之儒耳命之謂儒是相恥辱時世如此故哀公輕儒也杜預左傳注戲而相斬曰愧言加信行加義是記者之說終沒吾世不敢以儒爲戲是哀公之言記者述而錄之

藍田呂氏曰此篇總言儒行其別十有五自淺而至深而卒歸於仁以至於聖人不敢居仁之志幾於盡矣猶繼之以不墮穫於貧賤不充詘於富貴不恩君王不累長上不

閔有司者蓋衆人之命儒也妄常以儒相詬病所以待儒之意常輕以利心量君子見其居富貴而有爲則謂淫於富貴不知達則兼善天下見其居貧賤而有守則謂移於貧賤不知窮則獨善其身也見其危行言遜則謂屈於威武不知身可殺而志不可奪也蓋儒者之行出於德性之所安無是衆物之可累也有是之累則墮穫充詘不能免謂之有德可乎此卒章所以申言之也孔子謂子夏曰女爲君子儒無爲小人儒則儒之不同久矣衆人之命儒見小人之儒也若君子之儒則衆人所不識也小人之儒也爲人君子之儒也爲己小人之儒也以文君子之儒也以實以文對實以爲人對爲己則小人觀美而近名君子聞然而難知且將以遠大爲迂濶以高明爲無實以遠勢利爲詐以守禮義爲簡指白爲墨誣善爲惡此所以以儒相

詬病也如識乎君子之儒者且將矜式之不暇又何敢戲乎

嚴陵方氏曰無儒者之行而爲儒者之服無儒者之實而盜儒者之名故曰今衆人之命儒也妄以其妄故常爲人相詬以言相病以行也言加信則不以儒相詬矣行加義則不以儒相病矣終猶沒也以時言則曰終以事言則曰沒

晏氏曰墮如籥之墮而飄零穫如禾之穫而枯槁不墮穫於貧賤是貧賤不能移也充則以滿而必溢訕則以高而必危不充訕於富貴是富貴不能淫也事父孝故忠可移於君所以不恩君王事兄弟故順可移於長所以不累長上居家理故治可移於官所以不閔有司不恩君王者不爲汙吏以取辱於君王也不累長上者不爲過行以連及

於長上也不閔有司者不被明刑以見憐於有司也衆人之命儒也妄爲其非真儒也故或慢罵而相恥或深疾而相病矣楊子謂或問魯用儒而削何也曰魯不用真儒也山陰陸氏曰墮不獲也充不訕也言雖不墮於貧賤亦不穫於貧賤雖不充於富貴亦不訕於富貴儒者之行始於自立故初一日自立五事所以修身也而修身自貌始故次二曰容貌曾子曰動容貌斯遠暴慢矣然亦不可不備豫故三曰備豫近人矣又惡其無特操故繼之以特立特立則剛毅剛毅則自立故繼之以剛毅自立前言於道能自立此言於事能自立如是而仕可也故繼之以仕仕則不能無憂思故繼之以憂思憂思或失之過故繼之以寬裕夫欲寬裕豈可以無助爲之也故繼之以舉賢援能舉賢援能不能任之猶不舉不援也故繼之以任舉於任舉

則疑若有待也故繼之以特立獨行如是雖不仕吾弗愧也故繼之以規爲凡此雖在我亦交友之力也故繼之以其交友有如此者儒行至於此備盡矣守之以讓而已故繼之以尊讓

禮記集說卷第一百四十八

後學 成德 校訂

禮記集說卷第一百四十九
大學第四十二

孔氏曰案鄭目錄云名曰大學者以其記博學可以爲政也此於別錄屬通論
河南程氏曰大學乃孔子遺書須從此學則不差 或問
伊川先生曰初學如何曰初學入德之門無如大學者今之學者賴有此篇書存其他莫如論孟
藍田呂氏曰大學之書聖人所以教人之大者其序如此蓋古之學者有小學有大學小學之教藝也行也大學之教道也德也禮樂射御書數藝也孝友睦姻任恤行也自致知至於脩身德也所以治天下國家道也古之教者學不躡等必由小學然後進於大學自學者言之不至於大學所止則不進自成德者言之不盡乎小學之事則不成

子夏之門人從事乎灑掃應對在聖人亦莫不然恂恂便
便曲盡於鄉黨朝廷之間勃如躍如矜如翼如從容乎進
退趨揖之際蓋不如是不足謂之成德矣後之學者窮一
經至於皓其首演五字至於數萬言沉沒乎章句詁訓之
間沒世窮年學不知所用一身且不能治況及天下國家
哉此不及乎大學者也荒唐繆悠出於範圍之中離於倫
類之外慢疏親戚上下等差以天地萬物爲幻妄視天下
國家以爲不足治卒歸於無所用而已此過乎大學者也
此道之所以不明且不行秦漢之弊政薄俗陋百世而不
革楊墨莊老之道肆行於天下而莫知以爲非巍冠博帶
高談闊論偃然自以爲先生君子誣罔聖人欺惑愚衆皆
大學不傳之故也

延平楊氏曰大學一篇聖學之門戶其取道至徑故二程

先生多令初學者讀之蓋大學自正心誠意至齊家治國
平天下只一理此中庸所謂合內外之道不合則所守與
所行自判而爲二矣孔子曰子率以正孰敢不正子思曰
君子篤恭而天下平孟子曰其身正而天下歸之皆明此
也又曰大學之書其聖學之門乎不由其門而欲望其
堂與非余之所知也

涑水司馬氏曰夫離章斷句解疑釋結此學之小者也正
心脩身齊家治國以至盛德著明於天下此學之大者也
故曰大學

新安朱氏曰大學之書古之大學所以教人之法也蓋自
天降生民則既莫不與之以仁義禮知之性然其氣質之
稟或不能齊是以不能皆有以知其性之所有而全之也
一有聰明睿知能盡其性者出於其間則天必命之以爲

億兆之君師使之治而教之以復其性此伏羲神農黃帝堯舜所以繼天立極而司徒之職典樂之官所由設也三代之隆其法寢備然後王宮國都以及閭巷莫不有學人生八歲則自天子以下至於庶人之子弟皆入小學而教之以灑掃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文及其十有五年則自天子之元子眾子以至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與凡民之後秀皆入大學而教之以窮理正心脩己治人之道此又學校之教大小之節所以分也夫以學校之設其廣如此教之之術其次第節目之詳又如此而其所以為教則又皆本之人君躬行心得之餘不待求之民生日用彝倫之外是以當世之人無不學其學焉者無不有以知其性分之所固有職分之所當為而各俛焉以盡其力此古昔盛時所以治隆於上俗美於下而非後世之所能

及也及周之衰賢聖之君不作學校之政不脩教化陵夷風俗頹敗時則有若孔子之聖而不得君師之位以行其政教於是獨取先王之法誦而傳之以詔後世若曲禮少儀內則弟子職諸篇固小學之支流餘裔而此篇者則因小學之成功以著大學之明法外有以極其規模之大而內有以盡其節目之詳者也三千之徒蓋莫不聞其說而曾子之傳獨得其宗於是作為傳義以發其意及孟子沒而其傳泯焉則其書雖存而知者鮮矣自是以來俗儒詆誦詞章之習其功倍於小學而無用異端虛無寂滅之教其高過於大學而無實其他權謀術數一切以就功名之說與夫百家眾技之流所以惑世誣民充塞仁義者又紛然雜出乎其間使其君子不幸而不得聞大道之要其小人不幸而不得蒙至治之澤晦盲否塞反覆沈痼以及五

季之衰而壞亂極矣天運循環無往不復宋德隆盛治教休明於是河南程氏兩夫子出而有以接乎孟氏之傳實始尊信此篇而表章之既又為之次其簡編發其歸趣然後古者大學教人之法聖賢經傳之旨粲然復明於世雖以熹之不敏亦幸私淑而與有聞焉顧其為書猶頗散失是以忘其固陋采而輯之間亦竊附己意補其闕略以俟後之君子極知僭踰無所逃罪然國家化民成俗之意學者脩己治人之方則未必無小補云 又曰聖人作大學便要使人皆入於聖賢之域 又曰學者須是為己聖人教人只在大學第一句明明德上

象山陸氏曰此言大學指歸欲明明德於天下是入大學標的格物致知是下手處中庸言博學審問慎思明辨是格物之方

學說

名九淵字子靜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

鄭氏曰止猶自處也得謂得事之宜也

孔氏曰章明己之明德親愛於民止於至善之行大學之道在此三事也知止於至善而后心能有定心定無欲故能靜靜故情性安和情性安和故能思慮於事能慮然後於事得宜天下萬物有本有末經營百事有終有始

河南程氏曰明德者明此理也

又曰

親當作新言既自

明其德而使人用此道以自新也

伊川

又曰至善者義

理之精微無可得而名姑以至善目之也 又曰止於至

理反已守約是也 又曰止於至善如子止於孝父止於

慈之類非謂務觀物理於外泛然如游騎無所歸也 又

曰明德新民豈分人我此成德者之事也

明道

又曰知

鄧宣

止則自定萬物撓不動非是別將定來助知止也 又曰
得而後動與慮而後動異得在已如自使手舉物無不從
者慮則未及已如手持物知其不利 又曰人之學莫大
於知本末終始致知在格物則所謂本也始也治天下國
家則所謂末也終也治天下國家必本諸身其身不正而
能治天下國家者無之 伊川

藍田呂氏曰大學者大人之學也窮理盡性而已性者合
內外之道以天地萬物爲一體者也人倫物理皆吾分之
所固有居仁由義皆吾事之所必然物雖殊類所以體之
則一事雖多變所以用之則一知此然後謂之明明則窮
理者也至此然後謂之誠誠則盡性者也在明明德者窮
理以自明其明德者也在親明者推吾明德以明民之未

明所謂先知覺後知先覺覺後覺者也己則不明而以明
民則不知自明其德而不以明民則不仁二者皆非大人
之事不可與窮理盡性者也在止於至善者所謂誠也善
之至者無以加於此也爲人君止於仁爲人臣止於敬爲
人子止於孝爲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所止者皆
善之至者也所居之位不同則所止之善不一其所以止
於至善則一也蓋學至於誠則天之道也非有我之得私
也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雖善不足以明之然
天下之善何以加此故所止者止於是而已人之所以不
定者以其不知所止而已猶行者之未得舍則不能不求
其他故人莫不欲知所止所止未在於至善則終亦莫之
定矣夫學至於誠則莫非天道之自然盛行不加窮居不
損先聖後聖若合符節可以不勉不思自中於道豈容人

之智力措於其間哉知此則其心定矣故曰知止而後有
定定則無所事故能靜無所事則莫非吾分之所固有吾
事之所必然故能安安則有諸已而不去然後可以用之
而謀慮生焉以此謀慮則未有不得者也窮理則本末終
始莫不有序昭然成列而不可亂也知天下皆吾體也則
不得不以吾身為本以天下為未知盡性者必以明明德
於天下為主則不得以致知為始以明明德於天下為
終知此則可以進道故曰近德至此則與道為一夫何遠
近之有哉

延平楊氏曰大學之道必知其所止知止然後能定不知
所止而欲應酬曲當是猶射者未知正鵠之所在而欲取
中也又曰古之善學者必先知其所止然後可以漸進
若俵俵然莫知所止而欲望聖賢之域多見其難也又

曰自致知至於慮而后得進德之序也譬之適四方者未
知所出必問道所從出所謂致知也知其所之則知止矣
語至則未也知止而至之在學者力行而已非教者所及
也

新安朱氏曰自此至末之有也為經第一章蓋孔子之言
而曾子述之下傳十章則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也舊本
頗有錯簡今因程子所定更考經文以為序次大學者大
人之學也明明之也明德者人之所得乎天虛明不昧以
具眾理而應萬事者也但為氣稟所拘人欲所蔽則有時
而昏然其本體之明則有未嘗息者故學者當因其所發
而遂明之以復其初也新者革其舊之謂也言既自明其
明德又當推以及人使之亦有以去其舊染之污也止者
必至於是不遷之意至善則事理當然之極也言明明

德新民皆當至於至善之地而不遷蓋必其有以盡夫天理之極而無一毫人欲之私也三者大學之綱領也止者所當止之地即至善之所在也知之則志有定向靜謂心不外馳安謂所處而安慮謂思無不審得謂得其所止明德爲本新民爲末知止爲始能得爲終本始所先末終所後此結上文兩節之意或問曰然則此篇所謂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於至善者亦可得而聞其說之詳乎曰天道流行發育萬物其所以爲造化者陰陽五行而已而所謂五行陰陽者又必有是理而後有是氣及其生物則必是氣之聚而有是形故人物之生必得是理然後有以爲健順仁義禮知之性必得是氣然後有以爲百骸九竅五藏之身周子所謂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者正謂是也然以理言之萬物一原固無人物貴賤之殊以其氣

而言之則得其正且通者爲人得其偏且塞者爲物是以或貴或賤而不能齊也彼賤而爲物者既梏於形氣之偏塞而無以充其本體之全矣唯人之生乃得其氣之正而且通者而其性爲最貴故其方寸之間虛靈洞徹萬理咸備蓋其所以異於禽獸者正在於此而其所以可以爲堯舜能參天地贊化育者亦不外是焉是則所謂明德者也然其通也或不能無清濁之異其正也或不能無美惡之殊故其所賦之質清者知而濁者愚美者賢而惡者不肖又有不能同者必其上知大賢之資乃能全其本體而無小不明其所不及乎此則所謂明德者已不能無蔽而失其全矣況乎人以氣質有蔽之患接乎事物無窮之變則其耳之欲聲目之欲色口之欲味鼻之欲臭四肢之欲安佚所以害乎其德者又豈可勝言哉二者相因反覆深固是

以此德之明日益昏昧而此心之靈其所知者不過情欲利害之私而已是則雖曰有人之形而實何以遠於禽獸雖曰可以爲堯舜而參天地然亦不能有以自充矣然其本體之明得之於天蓋有終不可得而昧者是以雖其昏愚之極而介然之頃而吾心一有覺焉則即此空隙之中而其本體已洞然矣是以聖人施教旣已養之於小學之中而後開之以大學之道其必先之以格物致知之說者所以使之即其所養之中而思其所發以啓其明之端也繼之以誠意正心脩身之目者則又所以使之因其已明之端反之於身而致其明之之實也夫旣有以發其明之之端而又有以致其明之之實則吾之所得於天而未嘗不明者豈不超然無有氣質物欲之累而復全其本體之明哉是則所謂明明德者而非有所作爲於性分之外

也然其所謂明德者又人人之所同得而非有我得私也向也俱爲物欲之所蔽則其賢愚之分固無以大相遠者今吾旣幸有以自明矣則視彼衆人之同得乎此而不能自明者方且甘心迷惑沒溺於卑污苟賤之中而不自知也豈不爲之惻然而思有以救之哉故必推吾之所自知者以及之始於齊家中於治國而終及於平天下使彼有是明德而不能自明者亦皆如我之有以自明而去其舊染之污焉是則所謂新民者而亦非有所付畀增益之也然德之在己而當明與其在民而當新者則又皆非人力之所爲而吾之所以明而新之者又非可以私意苟且而爲也是其所以得之於天而見於日用之間者固已莫不各有本然一定之則矣以其義理精微之極有不可得而名者故姑以至善目之而傳所謂君之仁臣之敬子之

孝父之慈與人文之信乃其目之大者也衆人之心固莫不有是而或不能知學者雖或知之而亦鮮能必至於是而不去此爲大學之教者所以慮其理雖復而有不純欲雖克而有不盡將無以盡夫脩己治人之道而必以是爲明德新民之標的也欲明德而新民者誠能求必至是而不容其少有過不及之差焉則其所以去人欲而復天理者無毫髮之遺恨矣大抵大學一篇之旨總而言之不出乎八事而八事之要總而言之又不出乎此三者此愚所以斷然以爲大學之綱領而無疑也然自孟子沒而道學不得其傳世之君子各以其意之所便者爲學於是乃有不務明其明德而徒以政教法度爲足以新民者又有耽嗜空寂自謂足以明其明德而不屑乎新民者又有略知二者之當務顧乃安於小成狃於近利而不求止於至善

之所在者是皆不考乎此篇之過其能成已成物而不繆者鮮矣 曰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何也曰此推本上文之意言明德新民所以止於至善之由也蓋明德新民固皆欲其止於至善然非先有以知其所當止之地則不能有以得其所當止者而止之如射者固欲其中夫正鵠然不先有以知其所當中之地則不能有以得其所當中者而中之也知止云者物格知至而於天下之事皆有以知其至善之所在是則吾所當止之地也能知所止則方寸之間事物物皆有定理矣理既有定則無以動其心而能靜矣心既能靜則無所擇於地而能安矣能安則日用之間從容閒暇事至物來有以揆之而能慮矣能慮則隨事觀理極深研幾無不各得其所止之地而止之矣然既真知所止則

其必得所止固已不甚相遠其間四節蓋亦推言其所以然之故有此四者非如孔子之志學以至從心孟子之善信以至聖神實有等級之相懸爲終身經歷之次序也曰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何也曰此結上文兩節之意也明德新民兩物而內外相對故曰本末知止能得一事而首尾相因故曰終始知先其本而後其末先其始而後其終也則其進爲有序而至於道也不遠矣

涑水司馬氏曰明明德所以脩身也新民所以治天下國家也君子學斯二者必至於盡善然後止不然不足謂之大學也定者能固執於至善也靜者不爲紛華盛麗之所移奪也安者悅而時習之也慮者專精致思以求之也得者入於聖人之道也

廣漢張氏曰在明明德成己也在新民成物也而成己成物非二致也又曰在止於至善此則合內外之道會人物於一已聖學之淵源也所謂至善者其大極之蘊歟蓋明德本也親民末也而本末一事也明明德始也止於善終也而始終一道也此聖學也知止是知所謂至善也止於至善是得其所止而天矣

龍泉葉氏曰明德者人之本也治已待人遇事接物以至於死生變故之際皆有至明而不可亂者自衆人而視聖賢疑其所獨至者出於尋常知慮之外以爲不可及而不知聖賢由乎天人之常理而無所加損焉理無不明而學者必蒙自蒙以發明如雲霧之除膏火之光昏夜之旦日月之出光輝洞達表裏無間此大學之所以爲明也利欲蔽之則不明私意亂之則不明可喜者誘之可畏者挫之

與之爲敵者障之先有所入者執之此其所以不明也明
明德者去其所以不明而已在親民者天地雖大萬物雖
多其體同也況於人乎無不得乎吾之所同然者然而人
之常情私已而異人其外特爲同耳而好惡向背交際往
來之間蓋有丘山之崇江河之深不啻若胡越之扞拒者
況欲其體萬物爲一身天地爲一性乎夫是以相戕相殺
海內橫於三綱九疇隳壞亡滅之禍皆起於此故學莫大
於親民反而合之黜而驗之推而通之擴而同之人之與
我不相近者幾何知此則然親民矣親民則天地萬物之
體可見矣然必至其所止而後可以行必知其所止而後
可以學詩曰終南何有有紀有堂君子至止黻衣繡裳聖
賢所止之地平易正直廣大堅實滿足於其間而無憾所
以能終身由之而不息者其地至善而不可易故也過此

則蕩不及此則野觀堯舜禹湯文武孔子之所止則可以
見至善之所在矣學者最患於私止而意行之故雖有所
止而非善也三者皆大學之要道也而以知止爲先鳥止
於巢獸止於丘魚止於淵物未有所止者也未有所止
所止而可以強止者也行路者必先定其所止所止既定
雖百舍重趼而不敢息焉學不先求其所止則終身之所
行者爲何事日夜之所講明者爲何說是故莫先於知止
知止而后有定則向之馳騖者息矣向之嗜玩者亡矣向
之往來上下欲進而不能欲退而不決今皆隱然得其所
定矣定而后能靜則非對動之靜靜而后能安則非求息
之安安而后能慮則非役物之慮慮而后能得則非妄意
之得夫是以物見其本末事識其終始辨內外之分審先
後之序則德可明民可親窮理盡性以至於命而行於萬

物之所同然故曰莫先於知止也

范陽張氏曰知止而不已則此止變而爲定止猶似用力也定則不用力而深於止矣定不已則動靜由我而不由人欲莫易乎動莫難乎靜吾欲靜則靜耳何難之有故謂之能靜

山陰陸氏曰若後世學者舉皆躡等生未足知而語死人未足知而語鬼神譬如一葉之在江湖也信風漂流莫知所屆矣慮而后能得書曰弗慮胡獲此之謂也

建安真氏曰明德乃天賦與之德性也本自光明緣人始生之初所稟之氣不同有稟得清明純粹之氣者則爲聖爲賢有稟得半清半濁之氣者則爲中人全稟昏濁之氣者則爲愚不肖此所謂氣稟所拘也及生而爲人既有知識與外物接則耳欲聲目欲色鼻欲香口欲味私欲一勝

則本心爲其所乘遂流於不善而所謂明德者亦從而昏矣此所謂物欲所蔽也人能講學窮理則可以復其本然之性故曰明明德也又曰大學之止至善正是孟子美與大之地位久而不息則大而化之至於聖矣蓋功夫到此已是十分更無可用力者但優游涵泳以俟其自化爾故易曰窮神知化德之盛也橫渠曰大可能也化不可能也蓋化則不可用力矣又曰知止者謂知爲君必止於仁爲臣必止於敬爲子必止於孝爲父必止於慈方知得此理未曾實到其地能得者謂爲君已仁爲臣已敬爲子已孝爲父已慈是實到其地矣又曰定靜安三字相類但有淺深學者用工且從定字起如此心搖動不定如何講得學問窮得義理此心既定方可漸到靜與安之地此心未定便要得靜與安無是理也

五言十八
不言其言者一百四十一
雪川倪氏曰學者之功用不過脩己安人而已明明德所以脩己也親民所以安人也兩者皆欲止於至善也惟人萬物之靈具秉彝之性未有不明者至於昏則物欲有以蔽之譬之於鏡聖人之明德鏡之無塵者也然猶曰明明德者鏡無塵矣更加以磨拭則愈明矣親民者伊川讀親作新以下文作新民爲證朱氏祖之然先儒皆不敢改蓋於民言親自有義親近也愛也書曰民可近不可下親近之義也孟子曰親親而仁民親愛之義也聖人爲民父母視民如子推愛子之心以愛民不止於近之而已中庸曰子庶民此篇引康誥曰如保赤子又曰此之謂民之父母皆親民之義至善者善而又善進進不已至於大善無地可進乃爲至善止者至於其極無進地則止矣然學以知爲先先知之而後能行先知可止之地則有定向矣有如

張奇

所立卓爾之有見其所有之實則可以爲準而後吾心定自此以下言能者必加學力而後能之也物之本則自脩身以上者也物之末則自脩身以下者也事之宜終者則當治之於其終事之宜始者則當行之於其始物之本事之始則所當先物之末事之終則所當後自本及末順而言之也因終原始逆而推之也又曰以首章言之明明德者先也親民者後也自三章言之致知格物者先也治國平天下者後也

晉陵喻氏曰止而定定而靜靜而安安而慮慮而得皆自然而然也非一日而止二日而定三日而靜也

錢塘吳氏曰明德者得於此心之同然本自昭明所謂昭明有融者也明明德者所謂自昭明德也人之生也均有是德感物而動或爲所蔽非有格物之學以致其知則是

德無由而明此大學之道所以在明明德也親民者德明而民親也考諸孟子學記其義本明孟子對滕文公曰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先言人倫明於上次言小民親於下而後告以周雖舊邦其命維新子力行之亦以新子之國由孟子之言觀之則親與新之意可見矣孟子所謂人倫即下文所謂君仁臣敬子孝父慈交信者是也大學以明明德言孟子以明人倫言至於論民之親初無異辭又何疑焉學記曰化民易俗近者悅服而遠者懷之化民易俗言其新也近者悅服遠者懷之言其親也由學記之言觀之化民易俗豈非孟子所謂新子之國者乎近者悅服遠者懷之豈非孟子所謂小民親於下者乎則知新者親民之效也親者明明德之驗也此大學之道在明明德所以繼以在親民也如愚

新定邵氏曰明明德者成己之事也明德之上不假他語徑以明之一字重複言之則知至明之德已所自有君子非能有所增加於此心之外也特明其明而使之勿蔽耳易曰君子以自昭明德是也新民者成物之事也味新之一辭則知導民有方化民以漸民日遷善而不知爲之者所以爲新民之道也易曰君子以振民育德是也夫始於明明德已而新其民復繼之曰在止於至善何也蓋至善即明德新民極致之地明德而未極於至善則其明爲未周新民而未極於至善則其化爲尚淺此總論大學之道在乎明德新民止於至善也繼此即言知止之在所先焉止者何至善是也至善者明德新民所止之地而吾宅心指躬之所也果知乎此則天下之事事物物皆由此出雖變態萬狀不能以惑吾之所見異議紛紜不能以奪吾之

所得如此而后有定所見既定則道之本體不外此心心
境內融寂然無際如此而后能靜靜則日享恬澹之樂而
無外馳之勞夫是以能安安則靈扁湛然常明而無物慾
之蔽夫是以能慮慮則事之隱微曲折無不瞭然洞見矣
夫是以能得知止者其本也慮而能得者其末也知止者
其始也慮而能得者其終也

金華邵氏曰安靜慮得皆曰能而定獨曰有者蓋天下事
物皆有定理惟無所止則自爲遷轉今既知之則能有諸
此而不失也若其他能乎彼始能乎此耳物也知也意也
心也以及至於身與國家天下皆物也曰格曰致曰誠曰正
以至於脩齊平治皆事也其理雖一貫而本末終始自有
次第惟能知本與始在所當先末與終在所當後則由己
以成物此道雖未可徑造然亦不遠矣道即大學之道也

嚴陵方氏曰物與事一也物固無非事事固無非物曰物
則以形言之也形故有本末曰事則以理言之也理故有
終始

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
欲齊其家者先脩其身欲脩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
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
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脩身脩而后
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於庶人
壹是皆以脩身爲本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
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

孔氏曰此經從盛以本初又從初以至盛上下相結也
河南程氏曰致知則有知有知則能擇又曰涵養須用
敬進學則在致知伊川又曰知者吾之所固有因物有

遷則迷而不知迷而不知則天理滅矣故聖人欲格物以致其知也又曰格至也格物言窮理也但立誠意去格之其遲速却在人明暗也明者格物速暗者格物遲又曰凡一物有一理須是窮至其理窮亦多端或讀書講明道理或論古今人物別其是非或應接事物皆窮理也又問格物者物物而格之乎將格一物而萬理皆知也曰雖顏子亦但聞一知十而已豈敢自謂如此及其達理之後則雖億萬可通矣學者須是徧求若能今日格一物明日又格一物積習既多然後脫然有貫通處伊川又曰物不必事物然後謂之物也自一身之中至萬物之理理會得多相次自然豁然有箇覺處又曰所務於窮理者非謂盡窮了天下萬物之理又非謂窮得一理便到只是要積累多後自然見知又曰格物之理不若察之於身尤

切又曰或問格物是外物邪性中物邪曰不拘凡眼前無非物也物物皆有理如火之所以熱水之所以寒至於君臣父子之間皆是理也又曰物理須是要窮若言天地之所以高深鬼神之所以幽顯若言天只是高地只是深則是已了復何可窮之有又曰格物窮理非是盡要窮天下之物所謂窮理也但於一事上窮得盡則其他可以類推矣至如言孝須窮所以為孝者如何所謂窮理也如一事上窮不得即且別窮一事或先其易者或先其難者各隨人淺深譬如千蹊萬徑皆可適國但得一道入得斯可矣所以能窮者只為萬理皆是一理至於一事一物雖小皆有是理伊川又曰隨事觀理而天下之理得矣又曰物來則知起物各付物不役其知則意識不動意識自定則心正始學之事也明道又曰入道莫如敬未有

致知而不在敬者今人立心不定視心如寇賊而不可制
非事累心乃心累事當知天下無一物是合少得者不可
惡也 又曰知至意須誠若知而不誠者皆知未至耳
又曰知之既至其意自誠其心自正顏子有不善未嘗不
知知之未嘗復行他人復行知之不至也 又曰大學論
意誠已下皆窮其意而明之獨格物則曰物格而后知至
此蓋可以意得而不可以言傳也自格物而充之然後可
以至於聖人不知格物而先欲誠意正心脩身未有能中
於理者也 或問進脩之術何先曰莫先於正心誠意而
誠意在致知致知在格物 或問忠信進德之事固可勉
強然致知甚難曰予以誠意可勉強且恁地說至底須是
知了方行得若不知只是觀却堯學他行事無堯許多聰
明叡知怎生得他動容周旋中理有諸中必形諸外德容

安可妄學如子所言是篤信固執之非固有之也未致知
便欲誠意則是躐等也學者固當勉強然不致知怎生行
得勉強行者安能持久除非燭理明自然樂循理性本善
循理而行是順理事本亦不難但爲人不知旋安排著道
難也知有多少般數然有深淺向親見一人曾爲虎所傷
因言及虎色便變旁有數人見他說虎非不知虎之猛可
畏然不如他說了有畏懼之色蓋真知虎者也學者深知
亦如此且如說膾炙貴公子與野人莫不皆知其美然貴
人聞著便有欲嗜之色野人則不然學者須是真知才知
得便泰然行將去也某年二十時解釋經義與今無異然
思今日覺得意味與少年自別又曰知至則當至之知終
則當遂終之須以知爲本知之則行之必至無有知之而
不能行知而不行是知得淺飢而不食鳥喙人不蹈水火

只是知人爲不善只是不知知至而至之幾之事故常至知終而終之故可與存義知至是致知博學明辨審問慎思皆致知知至之事篤行便是終之如始條理終條理因其始條理故能終條理猶知至即能終之或問今人有志於學然知識蔽固力量不至則如之何先生曰只是不致知若致知則知識自當漸明不曾見一物事終思不到也知識明則力量自進問何以致知曰能明理或多識前言往行識之多則理明然全在強勉

伊川

濂溪周氏曰治天下有本身之謂也治天下有則家之謂也本必端端本誠心而已矣則必善善則和親而已矣家難而天下易家親而天下疏也家人離必起於婦人故睽次家人以二女同居而其志不同行堯所以釐降二女于嫪汭舜可禪乎吾斯試矣是治天下觀于家治家觀于身

而已矣身端心誠之謂也誠心復其不善之動而已矣不善之動妄也妄復則无妄矣无妄則誠焉故无妄次復而曰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深哉

橫渠張氏曰一國一家一身皆在處其身能處一身則能處一家能處一家則能處一國能處一國則能處天下心爲身本家爲國本國爲天下本心能運身心所不欲身能行乎又曰虛心則能格物格物則能致知其擇善也必盡精微無毫髮之差無似是之疑原始要終知不可易然後爲至也又曰致知在格物格去也格去物則心始虛明見物可盡然後極天下之慮而能思善也致知者學之大本夫學之始亦必先知其一貫之道其造則固有序也格物外物也外其物則心無蔽無蔽則虛靜虛靜故思慮精明而知至也

涑水司馬氏曰人之情莫不好善而惡惡慕是而羞非然善且是者蓋寡惡且非者實多何哉皆物誘之也物迫之也桀紂亦知禹湯之爲聖也而所爲與之反者不能勝其欲心故也盜跖亦知顏閔之爲賢也而所爲與之反者不能勝其利心故也不軌之民非不知穿窬探囊之可羞也而冒行之驅於飢寒故也失節之臣非不知反君事讎之可愧也而忍處之迫於刑禍故也況於學者豈不知仁義廉恥之尚哉斗升之秩錙銖之利誘於前則趨之如流水豈能安展禽之黜樂顏子之貧乎動色之怒毫末之害迫於後則畏之如烈火豈能守伯夷之餓徇比干之死乎如此則何暇仁義之思廉恥之顧哉不惟不思與不顧也抑亦莫之知也譬如逐獸者不見泰山彈雀不覺露之濡衣皆物蔽之也故水誠清矣泥沙汨之則俛而不見其影燭

誠明矣舉掌翳之則咫尺不辨人睂目況富貴之汨其志貧賤之翳其心哉惟好學君子爲不然己之道誠善也是也雖茹之以藜藿如梁肉臨之以鼎鑊如茵蓆誠惡也非也雖位之以公相如塗泥賂之以萬金如糞壤如此則視天下之事善惡是非如數一二如辨白黑如日之出無所不照如風之入無所不通洞然四達安有不知者哉所以然者物莫之蔽故也於是依仁以爲宅遵義以爲路誠意以行之正心以處之脩身以帥之則天下國家何爲而不治哉大學曰致知在格物格猶扞也禦也能扞禦外物然後能知至道矣

藍田呂氏曰致知在格物格之爲言至也致知窮理也窮理者必窮萬物之理同至於一而已所謂格物也合內外之道則天人物我爲一通晝夜之道則生死幽明爲一達

哀樂好惡之情則人與鳥獸魚鼈爲一求屈伸消長之變則天地山川草木人物爲一孔子曰吾道一以貫之又曰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又曰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故知天下通一氣萬物通一理此一也出於天道之自然人謀不與焉故大學之序必先致知致知之本必知萬物同出於一理然後爲至一物之不至則不能無疑存乎習中欲至于誠不啻猶天壤之異千萬里之遠欲卒歸于道而無惑難矣知萬物同出於一理知之至也故曰物格而後知至知至則心不惑而得所止心不惑而得所止則意誠矣故曰知至而後意誠意誠則慎獨慎獨則不爲異端所移不爲異端所移則心正矣故曰意誠而後心正身者視聽言貌之謂也心正而視聽言貌之不正者未之有也所謂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有是心也則未有

不謹於禮故曰心正而後身脩自身脩而上在己者也自家齊而下在人者也合内外之道則身也家也國也天下也無遠近之間無彼我之異特施之有先後而已意誠身脩則德諧頑嚚矣家有不齊者乎老以及老幼以及幼妃以及妃子以及子舉斯而加諸彼國有不治者乎國與天下小大之間爾推是心也無所往而不可此所以天下平也及人之功自天子以至於庶人皆自脩身始有諸己而後責諸人無諸己而後非諸人已則不脩而責人之脩可以力服而不可以心服此末世之所以不能治也於所厚者薄則無所不薄此管仲所以知公子開方奄人豎貂易牙卒不忠於桓公也故本末先後之序天地也父子也君臣也差之毫釐則天地易位違道逆理則必至於大亂故君子不可以不知知此則近道矣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

也

上蔡謝氏曰格物窮理也物物皆有理自然之理也窮理則是尋箇是處格物必至於知至故必知至然後能意識窮理之至自然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問理須物窮否曰理一而已一處通則觸處皆通物雖細者亦有理思其窮理之本歟又曰明道先生教人先使學者有所知識却從敬入所謂有知識須是窮物理只如黃金天下至寶須先辨認得體性始得不然被人將鎗石來喚作黃金辨認不過便生疑惑纔有疑惑便執不定故經曰物格然后知至知至然後意識所謂格物窮理須是識得天理始得所謂天理者自然道理無一毫杜撰今人乍見孺子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方乍見時其心怵惕所謂天理也要譽於鄉黨內交於孺子父母兄弟惡其聲而然即

人欲耳天理與人欲相對有一分人欲即減却一分天理有一分天理即勝得一分人欲人欲纔肆天理滅矣任私用意杜撰做事所謂人欲肆也

延平楊氏曰致知在格物言當極盡物理也理有不盡則天下之物皆足以亂吾之知思於正心誠意遠矣又曰學始於致知終於知止而止焉致知在格物而物固不可勝窮也反身而誠則天下之物在我矣詩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凡形色之具於吾身無非物也各有則焉目之於色耳之於聲口鼻之於臭味接乎外而不得遁焉者其必有以也知其體物而不可遺則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則物與吾一也其有能亂吾之心思而意其有不誠乎由是而通天下之志類萬物之情贊天地之化其則不遠矣則其知可不謂至矣乎知至矣則宜其有止也譬之四

方萬里之遠不可禦也苟無止焉則將焉歸乎故見其進未見其止孔子之所惜也 又曰夫聖人人倫之至也豈有異於人乎哉堯舜之道曰孝悌不過行止疾徐而已皆人之所日用味者不知也夏葛而冬裘渴飲而飢食日出而作晦而息無非道者譬之莫不飲食而知味者鮮矣為是道者必先乎明善然後知所以為善也明善在致知致知在格物號物之多至於萬則物蓋有不可勝窮者反身而誠則舉天下之物在我矣 又荅胡處晦書曰示喻欲持忍字某竊謂學者以致知格物為先知之未至雖欲擇善而固執之未必當於道也人避鼎鑊陷穽者以其知之審故也致身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固無異於鼎鑊陷穽也而士或蹈之而莫之避以其未嘗真知之故也使其真知為不善如蹈鼎鑊陷穽則人孰有為不善者若夫物格

而知至則目無全牛遊刃自有餘地矣不待忍而能也忍而不為恐物或誘之有不可忍者更切勉之 又曰自脩身而至於平天下莫不有道焉而皆以誠意為主苟無誠意雖有其道不能行也故中庸論天下國家有九經而卒曰所以行之者一者何誠而已蓋天下國家之大未有不誠而能動之也然則非格物致知為足以知其道哉大學所論誠意正心脩身治天下國家之道其源乃在乎格物推之而已若謂誠意便足以平天下則先王之典章文物皆虛器也故明道先生嘗謂有關雎麟趾之意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正謂此耳 或問曰正心誠意如何便可以平天下曰後世自是無人正得心正得心其效自是如此心一念之間毫髮有差便是不正要得常正除非聖人始得且如吾輩還便敢道心已得其正否此須於喜怒

哀樂未發之際能體所謂中於喜怒哀樂已發之後能得所謂和致中和則天地位萬物育其於平天下也何有因論孟子直以禹稷比方顏子只顏子在陋巷時如禹稷事業便可爲之無難若正心誠意不足以平天下則禹稷功業巍巍如此如顏子者如何做得又曰正心到寂然不動處方是極處以此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其於平天下也何有

武夷胡氏曰格度也猶曰品式也所謂物之則也又曰夫窮理盡性乃聖門事業物物而察知之始也中人所能者一以貫之知之至也非上知不與焉是故以子貢之明達猶疑於其師以爲多學而識之也且置是事而以致知格物爲先物物而察則知益明心益廣道可近矣然物物而察者又豈逐物而不知反哉又豈以己與物爲二哉

察於天行以自強也察於地勢以厚德也察於雲雷以經綸也察於山泉以果行也察於日月通晝夜也察於尺蠖明屈伸也遠察諸物其略如此察於耳目身舌克私心也察於辭貌顏色尊德性也察於灑掃應對兼本末也察於心性四體養浩然之氣也近察諸身其要如此無所不在者理也無所不有者心也物物致察宛轉歸己則心與理不昧故知循理者士也物物皆備反身而誠則心與理不違故樂循理者君子也天地合德四時合序則心與理爲一無事乎循矣故一以貫之聖人也豈易言哉釋氏雖有了心之說然疑有未了者正謂不先窮理反以理爲障也故窮大而失其居失其居則旅人也故無地以崇其德儒者則以致知爲始以窮理爲要知至理得不昧本心如日方中萬象皆見則不疑其所行而内外合也故自脩身至

於天下國家無所處而不當矣夫適千里者必得路頭而
路有險夷通塞故知窮理心如戶牖既夷且通息念坐禪
心如墻壁既險且塞擇斯二者將孰從乎 安國

禮記集說卷一百四十九

後學 成德 校訂

